

江南野史

提要

案江南野史十卷宋龍衮撰其書皆紀南唐
事用紀傳之體而不立紀傳之名第一卷為
先主昇第三卷為嗣主璟第三卷為後主煜
而附以宜春王從謙及小周后第四卷以下
載宋齊邱以下僅三十人陳陶並賓于諸人
有傳而查文徽韓熙載諸人乃悉不載致鄭



蘇通志略載此書原二十卷此本僅十卷殆
佚其半歟叙次兄雜頗乖史體然其中如係
歲林文肇諸傳頗有異同可資考證焉冷作
南唐書亦多采之流傳既久固亦未可廢焉

蘇通志略卷之三

蘇通志略卷之三

蘇通志略

蘇通志略

新雕
江南野史總錄

第一卷

先主

第二卷

嗣主

第三卷

後主 宜春王

第四卷

沈珍有新雕二字

宋齊丘

第五卷

孫忌

劉仁瞻

陳誨

朱元

第六卷

彭昌

尹琳

彭盱

陳旣

沈彬

第七卷

陳省躬

周彬

孫訪

鄧洵美

李家明

第八卷

江夢孫

陳陶

史虛白

孟賓于

孟貫

江為

第九卷

汪台符

胡元龜

張翊

劉洞

林仁肇

第十卷

盧絳

朱令贇

申屠令堅

劉茂忠

道光癸卯正月五日以陶鼎老所售善鈔本板卷端有晉賢二字
朱文方印乃桐鄉江大棗村樓藏也本題十卷六年己未八月又以嘉
興沈埏為考功時堤家鈔本非莊兩本皆不如閣本卷十二多闕文
略有腹雷可汲古閣書目有影宋本異時倘得遇之吾銘精舍記
然記云有刪潤本惜不傳而載小周后例隨入宮一事此本後主未附周
后傳亦不載樊榭題其後宋一首即附此事也後十卷俱又間有散見
它書要得有好事者彙鈔之云記

宋王鉅默記云龍哀江南鍾有一本刪潤稍有倫貫者
云李國主小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
入宮每一入輒數日而出必大泣罵後主聲聞於外多
宛轉避之

江南野史



卷五

其言涉及... 龍象... 撰

老鄭先生... 撰

江南先生姓李名昇字正倫其先唐憲宗之子建王恪

之後祖志授署為徐州判官卒於任所父榮有苑度不

事產業每交結豪傑以任使為事屬時離亂羣盜蜂起

朱梁統制天下而楊行密專據淮南榮乃感憤欲圖興

沈抄龍七卷
十三卷四

凡此均同。

紅樹沈抄同

復之志然無少康一旅之衆數十里之地久之聞海賊
夏韶衆甚盛欲因之以成大事既往而說韶曰僕大唐
之後少失怙恃遭世多難先祖基業蕩然橫流為人所
有自料以高祖太宗之遺德宗社稷必未杜絕其間
子孫必有興者吾雖不調夙蘊壯志聞公英雄士卒勇
勁吾欲因公立事共取富貴苟成霸業古賢魚水未足
為喻韶感其言於是從之遂率衆自海入淮轉掠沿岸
郡邑至濠梁間衆至數千人軍勢頗盛郡邑與戰多為

所敗行密聞之因帥師攻之數敗乃為所擒因捕其家
盡誅之時先生方數歲且異常兒濠上一桑門與行密
有故乞收養以為徒弟後行密大將徐溫出師濠上見
先主方顛豐頤隆上短下乃攜歸為己子先主雖少而
天性穎悟夙教子道朝夕起居溫清左右承顏侍饌迴
若成人及遇溫戚屬皆能俯躬迎奉溫婦見之亦頗鍾
愛撫養無異連十餘歲溫知其必能幹事遂試之以家
務令主領之自是溫家生計食邑粟地夏秋所入及月

俸料或頒賜物段出納府庫雖有專吏主職然能於晦朔總其支費存留自縉匹之數無不知其多少及四時伏臘薦祀牲脂饌饌肴蒸賓客從史之費概量皆中其度建嬪婢嬖燒寒煨衣御紈綺幣帛高下之等皆取其給家人之屬且亡間言溫之嫡子皆好騁田獵先主惟習書計暇則肄射所志必精遂用徐姓名知誥既長溫為要其婦亦能奉蘋藻致柔順之美溫嘗臥疾惟先主躬侍左右至於真溺皆親執器動至連月踰時扶掖出

人或通宵違曙曾不解帶或夜聞警歎乃率婦同往者數四溫於幃間聞入至則問曰汝為誰耶對曰知誥在斯又問曰彼更何人對曰知誥之婦溫見其篤於孝養而後能幹家知非常品而諸子難及乃曰吁汝雖異族然吾無親疏先主聞之侍衛愈謹未幾溫起先主婦卒溫知其篤孝為之感歎久之溫指侍右一姬謂先主曰此必有福自歸吾家而門戶長益不啻數倍汝可婦之奉汝箕箒遂生嗣主及諸王後溫凡出征討而疑其帳

下故先主常得奉侍遂習熟武事因能騎射起家為偏
將會宣州叛亂時溫已秉軍政遂命大將崇再用討之
以先主監軍事既至乃率部下先擊之賊平先主功居
最遠昇州刺史時諸郡皆以兵甲為務而先主專尚文
儒延約多士未幾會親信饒洞天薦南昌人宋齊邱一
見與語終日館於門下朝夕諮訪政治齊邱遂說宜頒
布六條以率郡吏定氏料勸課農桑薄征輕賦禁止
非徭在位十餘年民庶豐實郡邑安堵禮律修舉庶位

公庶城郭濬固軍器充積兵士輯睦人樂為用義父溫
聞其完葺乃以嫡子知訓居廣陵輔政來自領之遂移
先主刺守京口未逾期而知訓為大將朱瑾所殺初知
訓秉政朝廷舉之為昌華相公因是輕肆驕傲辟命卿
相鎮戍藩翰多所不道瑾頗衝之瑾為人悍毅勇敢決
烈獨任唐未屬朱梁篡逆瑾為郡守拒命不從梁師屢
征不克會其兄瑛以列郡先降梁祖親討瑾乃遣瑛於
城下諭令歸順瑾大怒乃偽闢壁請與兄面語遂飛刃

刺殺梁祖悅歎攻圍愈急遂亡歸淮南時人壯之呼
其小字為朱慙哥瑾既殺和訓乃持其首詣吳主主曰
他有父在非孤敢聞卿善自為謀瑾乃大呼於市朝因
欲作亂時無附之者遂自劉先主乃率部下渡江以定
亂瑾已死吳主遂委政先主遷左僕射參政握兵權軍
國之事莫不己出越入寇毗陵先主以府兵拒之大戰
於無錫越人奔潰隣境之內惟錢氏為仇因是與之和
好兵甲遂弭乃傾意折節奉主接下禮待將校推其慈

惠致之腹心以寬簡優柔存恤驍勇夙將元寮素所跋
扈者無不樂從互與歡飲士民富實桴鼓不聞朝廷類
綱以禮振舉上下既又遠近樂推呼之為政事僕射大
江南北封境之間二十餘年治平如砥乃治府署之內
立亭號之曰延賓命宋齊邱為記以待多士於是四方
豪傑翕然歸之或因退食休沐之暇親與之宴飲諮訪
闕失問民疾苦夜央而罷時中原多故名賢風德皆亡
身歸順乃使人於淮上以厚幣資之既至糜以爵祿故

北土士人嚮風而至者殆數十人羽翼大成裨佐彌衆
或人讒先主於義父温曰軍國大政請以嫡嗣持之不
得假於他人先主聞之乃表乞罷政務而宋齊邱諫之
請緩其事迨數日會温發疾遂止其議時義弟知詢代
嗣父温鎮金陵遂總朝綱每與先主爭衡因使說之入
朝遂以吳主之命留而不遣罷其政權由是先主始獲
專任朝野歸附位望日隆遷侍中中書令守太尉都督
諸軍事遂襲温故事出鎮建康以長子璩參政進封先

主為齊王加禮建齊國置百官以宋齊邱徐珩為左右
丞相遂受吳禪奉吳主為讓皇徙居丹陽宮改吳年號
為昇元元年尊義父温為武皇帝義弟知證等請歸姓
先主猶懷徐氏鞠養之惠不忍改之百官堅請於是復
姓李氏立大唐宗廟祀高祖太宗而降追尊四世祖恪
為孝靜王奉考榮為義祖封徐氏二子復為王諸孫男
女俱為郡縣主百官進位有差乃郊祀國典禮半羣臣
皆賀復上尊號過而不行郡邑報符瑞者數十亦止而

不書以丞相宋齊邱為洪州節度使將行請使道好契
丹遂以官女繒綵珠璣泛海而行明年番使亦至於
是交聘往來者不絕是時江淮無事累歲豐稔兵食盈
積而梁宋屢亂羣臣咸言上運中興宜復先代疆宇之
舊其歲吳越災焚其宮室府庫甲兵殆盡羣議請乘其
敝諸將奮勇者頗廣先主不納遣使唁之厚饋幣粟以
賜其乏殆將假而率之以入中土未幾會先主疾篤使
召宋齊邱受顧命托以後事長子吳王瑛嗣位即日殂

於正寢時昇元七年年五十六諡曰孝高廟號烈祖先
主身長七尺姿貌瑰特日晡如電語音厚重翼之懾人
興語可愛少遭逆難長罹兵革民間疾苦無細不知初
建康有處士汪台符上書陳九患利害之說皆親閱覽
窮究臧否不恥下問稟而行之自登位之後遣官大定
檢校民田高下肥磽皆獲允當人絕怨咨輸賦不稽然
而仁孝之誠頗動天地園丘之祭司天奏月建三刻是
時上旬月當三更而沒升壇之際皎然如日禮畢而落

時饒州餘干民母因抱攜其孫夫手墜地其子怒拔刃
斫之刃且未及自腰而下忽陷於地先主遂命作閻刃
鐘之又吉州蒙氏龍氏鬻穀不售工神閻禱廟求早為
暴震所殺迨末年慙敦慈恕山林藪澤禁止以時恩澤
渙汗及被吾氏曰民各生父母安用爭城廣地使之膏
血塗於草野乎自握王權至禪位凡數十年止一拒越
師蓋不得已而為之將終乃謂嗣主曰德昌宮凡積兵
器縉帛七百餘萬吾死之後善和好隣境以安宗社不

可襲楊皇之跡時食阻兵自取亡覆苟能守吾言汝為
孝子百姓謂汝為賢君矣殂落之日四方黔首歎息涕
泣而輟其食初有禪代之志忽夜半寺僧撞鐘滿城皆
驚連旦召問將斬之云夜來偶得月詩先主令白乃曰
徐徐東海出漸漸入天衢此夕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先
主間之私喜而釋之又天祐中諸郡童謠云東海鯉魚
飛上天東海徐氏之望鯉姓也天時人事冥符有如此
者也

江南野史卷一
蘇州府志卷一
蘇州府志卷二
蘇州府志卷三
蘇州府志卷四
蘇州府志卷五
蘇州府志卷六
蘇州府志卷七
蘇州府志卷八
蘇州府志卷九
蘇州府志卷十

江南野史

卷一

蘇州府志卷一
蘇州府志卷二
蘇州府志卷三
蘇州府志卷四
蘇州府志卷五
蘇州府志卷六
蘇州府志卷七
蘇州府志卷八
蘇州府志卷九
蘇州府志卷十

嗣主名璟字伯玉先主長子年始十歲出為郎遷諸衛

將軍典領軍事先主出鎮金陵以國政付之轉兵部尚

書參政事明年亦赴建康拜司徒平章事知中外諸軍

副都統先主受禪封吳王諸道元帥改封齊王尋嗣位

乃改元為保大。母宋氏為皇太后，妃鍾氏為皇后。以太保宋齊邱為相，封三弟景達為王。未幾，告將禪位於東都留守景達。固讓不許，給事蕭儼極諫，不聽。封長子冀為南昌王。是歲，虔州妖賊張遇賢作亂，皆絳其衣，時謂之赤軍。子襲取南康，眾至十餘萬。虔守輕之，帥其屬擊皆夫利奄至突山，去城十餘里，為營。嗣主遣將討之，連破賊眾，遇賢懼，奔眾而走，獲其副黃伯雄，斬之。是歲下令中外，庶政盡委齊王景達。參決唯樞密使魏岑、查文

徽得入白事，餘非台對不見。宰相宋齊邱上疏極諫，不聽。其略云：「臣事先朝，迨三十年，每論議之際，常恐朝廷百官之中有忠赤苦口之人，壅蔽不得達其意，懇合始即位而不與羣臣相見。是陛下偏尊獨任，用聖持賢，而已是以古之帝王一人不能獨聞，假天下耳以聽一人不能獨明，假天下目以視。故無遠邇羣情，世態不必親見躬聞，而可得知之。蓋能延接疏越異方之人，未嘗隔絕也。今深居邃處，而欲聞民間疾癘艱苦，是猶思陰而

入乎隧道也。然臣老矣，墓木亦既拱矣。桑榆之景而可待，旦乎於是。是黜齊邱為潤州節度使，既行朝廷有位者咸竊排毀言，與親信陳覺等樹朋黨。自此始矣。齊邱因乞歸，九華舊隱遂封為九華先生，議征建州。王延政與福州兄延義有隙，遂各稱帝，改正朔，史相為亂。嗣王使諭以禍福，各不從，阻兵相殘。復會查文徽素知閩建山路險易，遂以邊鎬與文徽帥師討之。復遣祖全恩將兵至建陽，建州兵亦隔水而陣，因以建州降將並堅引師。

自後攻之，建人大敗，退保其城。時福州氏李義殺延政之子，自稱留後，遣使納款降嗣主使李義為福州刺史。延政由是師益失，援遂平建州。執延政以歸，封鄱陽王。鎮饒州。自是汀、泉、漳皆降。是歲改建州延平，津為劍州。以劍州裨將陳誨為劍州刺史，遣齊王景達徵九華先生宋齊邱與之俱還，崇奉朝請而已。是時福州李義專據其地，叛乃詔建州防戍討之，及命信州節度使王建封同圓福州。義初求援於越，越以舟師浮海而至。馮延

魯緄之登岸而不能禦敵越人乃出李義家族將奔其
城會王建封先揚言曰吾軍敗矣燒營而遁諸軍相顧
而潰嗣主歸罪延魯仗鎖臣建康遂流於舒州是時
主耶律德光陷梁宋遣二使來告其佞言語通於中國
嗣主問其故曰臣本范陽人歷世冠冕任郡為從事者
後唐清泰主夫御晉太祖以太原叛與契丹通好結為
父子事之為君臣晉祖既因奪兵入洛陽登極割幽州
五城之地入蕃以奉朝貢故令臣事於蕃主守職為郎

焉嗣主曰契丹為治何如對曰蕃不治漢漢不治蕃蕃
漢不同治自古而然嗣主曰朝見何如對曰詔則呼漢
兒曰蕃家既無翰墨何以徵賦對曰蕃地不產穀故無
徵賦然臣任軍于迤方數歲亦未嘗覩蕃廷之事或傳
徵兵適以箭為號每一部落傳箭一隻曰何以限多少
曰以皮為約何謂皮約曰築隘巷以一皮藉之兵騎過
而踐焉以糜環為度徵多則以駱駝次以羊以兔為准
曰卿主所以命孤者將奚為對曰晉少主逆命背約既

達入蕃虜主欲與君繼先君之好將冊君為中原之主
矣嗣主曰孤守江南社稷系嗣與梁宋阻修若契丹不
忘先好惠錫行人孤受賜多矣其他不敢拜命之辱蕃
使聞之遂行時中原無主寇盜縱橫嗣主乃嘆曰孤不
能因其危運命將興師抗行中原恢復高太之主宇而
乃勞師於海隅孤實先代之罪人也至於悔恨百端不
能自弭時秦州刺史皇甫暉王建及汾程羣盜皆來降
至明年命兵部尚書賈談入契丹報聘以太傅宋齊邱

為洪州節度使漢河中節度使守司徒李守貞為漢師
所圍遣從事朱元李平來乞師初晉少主世耶律德
光再寇河北命守貞副杜重威率衆禦之至中渡橋為
賊主所圍遂降之德光既入梁國明年歸蕃漢高祖自
河東入踐阼重威因叛高祖征之出城降至隱帝即位
恐重威復叛遂誅之守貞乃重威之黨疑不自安遂據
城不順隱帝命周太祖征之攻其城且急守貞懼乃竊
遣元亨至其表略曰臣之先世乃唐之遠裔祖侯禰將

代不絕人茂績殊勲著於簡策昔者巢寇犯闕僖昭失御宗社板蕩為人所有臣雖生於梁末幼失怙恃零丁孤苦遭世多難迨能執戈捐身事晉征討攻伐屢立戰功為高祖見擢伴典禁衛頗著勞績尋屬顧命出守蒲津洎少主厄運遂歿^北虜晉鼎覆餗天下橫流疆宇無主臣不勝^北惋痛^定心疾首欲效愚忠誅鉏蛇豕恢復先業庶安宇內功未及立克黨俄臨衆寡不敵遂罹圍迫臣雖躬當矢石以帥羣下悉力固守冀殄敵兵殞首不

顧臣之分也然預備不虞有備不敗古之善教也臣遠聞君王霸有江左雄跨淮甸禁暴弭亂推亡固存有王者之風將繼巨唐有土者非君而誰況臣忝宗盟敢罄誠款苟君王察臣志勇憐顧本枝救患恤隣過強枿順爰遣偏將出為東援則君有五霸之功不讓於桓文之主苟獲全濟實君之惠云云嗣主覽表遂遣潤州節度使李金全為西面行營招討使帥諸軍並進至淮甸聞河中城已陷守貞勢屈遂與妻子耐讎於樓上使下舉

火自焚於是班師而元等留江南誅節度王建封初招
討使王崇文圍福州命建封分兵攻守其東城門垂陷
因嗣主夫機先詔崇文為福州節度使建封聞之心不
平遂受李義厚賂先燒營而遁國家以前功隱忍未即
加誅例轉同平章事建封不識大體求館中書政事嗣
主曰卿乃一使相耳安可亂常偕干台輔汝無恙闈自
是人號之為王惹闈日恣跋扈累表邀求發言不遜嗣
主怒發前後罪犯殺之鼎州節度使馬希萼奉使來已

帥希萼乃楚穆王之子其家法兄弟傳國兄希範違命
越次立同母弟希廣初希萼授桂林節度使自鎮來奔
喪未至希廣懼將害已使以舟師自上流迎衛送至鼎
州既而講隙欲誅希萼既來乞師為援其表略曰昔先
主早以勲業基有楚國不幸即世顧命之夕顯令兄弟
以天倫紹立庶奉宗廟獲享國祚無何嗣君不延永命
奄棄社稷訃告至日臣不勝痛切膚膏血泣頤睫即時
奔走哀庭冀處苦幽用竭臣子之孝不圖天未珍禍孽

聖構隙間離我戚屬汨亂我先序替阻兵戈將謀勦絕
苟不更圖殞在朝夕故臣敢達違行价命布腹心唯君
存先王之昔好賴大國之威武許出兵援以附不腆庶
俾益黨免弄凶器云云嗣主乃遣將何珠應之會希廣
攻之不克希萼遂帥州兵及五溪蠻攻殺希廣遂遣右僕
射孫忌持節立希萼為楚王既立荒淫驕恣不恤國政
其將徐威等作亂乃曰希萼立其弟希崇嗣主聞之遣
邊錡討之希崇出降遂入長沙迎希萼歸以為王初南

漢王劉氏之子嗣主聞馬氏兄弟敗亂徙江南遂遣將
邊取桂林侵至桂陽監嗣主遣大將張巒至柳連間復
命命裨將揚勝侯志帥袁吉二郡鄉帥合數千人分道而
進至臨賀山嶺唐人戰於城下唐人敗績城守使壘上流
以誘我忠等見水淺乘勝破木柵而入因各爭功縱兵
亂掠廣人伏兵拒之忠等失利退遇大水泛溢士卒溺
死者大半餘衆宵遁巒未至桂聞忠等敗於是亦班師
秋分洪州高安縣為筠州以右僕射孫忌為相陽州劉

言叛襲長沙邊鎬棄城走鎬為人柔懦酷信釋氏凡出
征伐無威武嚴號令苟幸克捷多以坐濟為利初平劍
州時人呼為邊羅漢至是政出羣小弱而無斷唯事桑
門廣設雜施楚人罹苦謂之邊和尚乃無守禦脫身夜
遁遂流之於饒州是歲周太祖登極明年建康災焚廬
舍營署踰月乃止保大十一年境內大旱自六月不雨
至明年三月民大饑疫死大半下令邵縣煮粥賑之饑
民食者皆死城內外傍水際積屍臭不堪行是歲兗州

節度使慕容彥超奉表乞師求援彥超乃漢高祖同母
異父弟性驕狠而無謀漢高祖既登極遂授以衮迨周
太祖自鄴入京師彥超帥部下輔隱帝拒戰尋敗因收
集餘騎歸衮據城不順周太祖將親征之懼而未援嗣
至遣兵數千至淮大為周師所敗俘其將校遂誅彥超
彥超常以金帛募海上客得五百餘輩皆魁岸膂力勇
敢及周師圍城客說彥超曰今圍急城且將陷請開門
為公以熱血相潑一場決勝敗安能於危窘之地坐守

誅戮彥超不能從周祖聞而義之城臨命開圍求角縱
之客結圓陣而出周祖使戒之曰朕既赦汝所過城邑
莫害第氏人對曰臣皆海曲之民少負節義偶為彥超所
誤不能成功臣之恥也今陛下既釋臣等願歸於農以
奉聖朝敢有他志再取臣死言訖皆山呼而去太祖既
平彥超乃釋所俘江南將校而諭之曰卿歸語汝主朕
征有罪乃為君之道何煩遠援以附不庭朕方和結隣
好休兵上邊境是所願也卿可言之嗣主聞而悔恨忘食

先是漢末遣仗往湘潭市茶會邊錫平馮氏例浮於江南
嗣主因而引對慰勞遂以上茗萬斤備人船遣之自夏
口轉令入江陵而還足歲周世宗嗣位明年夏授天威
將軍都虞侯劉仁贍為壽州節度使冬周師入淮甸命
神衛統軍劉彥貞帥師向壽春以禦之遣江州節度使
皇甫暉將兵為援周師奔營退據浮橋以俟我師彥貞
議追之仁贍以為師之時姦謀思其設伏不如養銳以俟
其隙彥貞將家子少長富貴惟貪婪聚斂為務莫知兵

法不經戰鬪多喜虛譽能射帖子俗謂之劉一箭乃曰
敵知吾至則先遁走不追何待裨將臧師節等恃勇寡
謀貪功輕敵不顧兵騎夜發晨食至正陽爭據其橋數
戰不利為周師所敗諸將皆沒凡喪師徒僅以七萬時
江淮寧久氏不知兵大軍既敗莫不惶怖諸郡無備皆
奔域而北於是遣宰臣孫忌及鍾謨李德明相次奉表
請稱藩以和周世宗使德明復命議畫割淮南之地為
好德明既還盛稱世宗英德德明固請割地為便陳覺

尤忌德明因是固執割地無益且言德明背國圖利然
德明素無行義言多過謬舉朝不信德明知說不見用
乃大呼於衆曰周師渡江國必亡矣嗣主怒乃斬德明
使齊王景達與陳覺帥師向壽春為援先是讓皇一族
徙居秦州至是命圍苑使尹延範置京口時道路已
亂延範慮有變將其二十六餘人殺之以其婦女沒
江嗣主大怒腰斬延範楊氏遂絕既而嗣主泣謂左右
曰延範之死乃成濟之徒歟非不知之不得已矣初

江北諸郡興屯田執事者虐用民力人多怨之及周師
至皆以牛酒迎之而周師不能安撫皆奴隸俘虜視之
如草芥民乃不愜相興起義治農器為兵編紙為甲冑
處處保聚謂之白甲子周師討之每為所禦劉仁贍屬
志監守遂襲城南大寨俘斬數千級裨將張全約周饒
皆決以死誓時諸路進攻宋元復舒州李平克蘄州唐
進克秦州周師在諸郡者皆退舍壽春元帥景達與陳
覺屯濠州聚兵五萬無法戰之計築甬道欲通壽春張

全約與周饒不和仁贍乃斬全約而周饒病死仁贍亦
發疾時宋元陳覺有隙將戰遂與部下叛裨將迺時厚
止之元殺之而行於是諸軍大潰邊徠等為之擒景達
陳覺奔還劉仁贍疾篤不能視事副使孫羽以城降惟
楚州守將張彥卿不下周師圍之夫石如雨民雖死固
守益堅迨一年食盡方陷彥卿夙將之後善撫師旅共
喻甘苦城破之日與軍十萬戰而沒無一生降者遂屠
其城世宗召江南之俘劉承遇諭之以通和嗣王遂遣

宰臣馮迪已陳覺奉表至周獻舒蘆淞和蘄黃之地以和遂下令去帝號正朔從顛德以營屯應援使林仁肇為潤州節度使贈劉仁贍太師追封衛王贈孫忌太傅追封魯國公贈張彥卿侍中叔太傅宋齊邱於池州九華舊隱初末元之叛舉國震懼時陳覺及李徵古每白嗣主言國祚將亡宋公本造國手非此公不可請舉國授之國事委行之後以聞陛下深居後苑與覺時從容奉談釋老而已嗣主乃命中書舍人陳喬具詔將行會

喬極諫其議遂止陳覺自奉使回以世宗之命告嗣主曰江南連年拒命知是宰相嚴續所為可殺以謝過鍾謨聞之不信白嗣主固請北使覆實其事乃遣謨告謝自責言非續之罪此乃本國之過也世宗曰必使續如是乃忠臣矣朕為天下之主肯殺忠臣乎謨既反命嗣主乃下令盡發其前後罪惡遣使監守宋齊邱因自縊而死陳覺李徵古皆殺之初既使孫忌奉表稱藩而世宗遣李德明反命議割淮南以和而不聽德明見殺

復使景達出世宗聞之怒江南背約遂問忌江南可取
虛實忌對曰臣本國雖小然甲兵尚三十萬餘未易可
圖世宗讓忌曰江南不過十數郡而師旅太多何見欺
歟與忌曰精甲利兵雖卽十餘萬然長江一條飛湍千里
風濤激湧險過湯池所謂天塹也斯可敵十萬之師國
老宋齊卽智謀宏遠機變如神指授師徒坐制之勇乃
王猛謝安之徒斯亦可敵十萬世宗聞而忌之乃載忌
使諭劉仁贍勅降忌乃反其辭會左右譖忌於世宗云

昔說朱守殷以汴州叛尋殺忌後使鍾謨還命曰朕與
江南大義雖定然宋齊卽不死殆難保和好尋齊卽之
死亦由是焉時慧孛頻見斗牛之分議遷都以避之且
建康與敵境隔江又在下流敵寇若至則嬰城自固苟
令外郎守節能誰救其難乃為劉禪陳霸先且今吾移都
豫章據其上流而制其根本此上策也羣議未決唯樞
密唐鑑贊成其議乃仗修葺洪州為定都之計封次子
從嘉為吳王居東宮貶禮部侍郎鍾謨尋殺之貶天威

軍都虞候張密於宣州殺之與鍾謨謀逆故也改豫章
郡為南都是歲太祖登極建隆二年春嗣主如南都立
吳王從嘉為太子監國所過郡邑慰勞守宰存問高年
疾苦次於廬山與從臣遊於山中寺觀徧覽勝境賦詩
談宴旬日而行三月至南都洪州乃藩鎮之地及為王
都則秋隘尤劇官府營署十不存其一二自公卿下至
軍士宰隸皆旦夕思歸嗣主恐生變憂憤煩悖因此怒
唐錡阿吉欲致極刑錡懼縊死嗣主方議東還未幾而

疾作六月殂於洪州年四十六歸葬建康嗣主音容闕
雅眉目若畫趣尚清潔好學而能詩然天性儒懦素昧
威武自嗣位以來常欲脫去機務游泳淒寂以保嗣社
稷不獲其志已而聽悟迷惑闕於聽斷故多為左右所
沮東征西討出不由衷刑幸戮任情於怒故致號令
無法長惡稔愆喪師墟國自己而作及周師俄至類蒸
無備神情委懾若無所措先主顧命之詞徒虛語爾孝
子賢君不亦遠乎於是血於割地媿作藩臣情慮荒悖

不能自慙遂讓還都適強趨弱亦叔世季年安可嗟悼
既至南都常不自安將宴百寮於殿上忽見故太傅宋
齊邱自陞而趨進遂惡之入而得疾數日而殂識者謂
信讒而害於賢良之故矣初先主既封齊王將受吳禪
有善相者至先主遂列諸子見之相者曰惜齊王景達
曰此雖不及於公然善持守者也先主復出嗣主相者
曰只恐不了公家事先主不從及嗣主繼立常欲禪位
景達與宋齊邱既不獲後果喪淮南而國幾亡矣後景

達出鎮臨邛開寶中以壽終

江南野史卷三

江南野史

卷三

後主 宜春王

采龍衣 撰

後主名昱字重光本名從嘉及嗣立改焉嗣主第六子
太子冀同母弟初封安定郡公周師入淮南還神武軍
都虞候沿江巡撫因獵於野時周世宗怒不割淮南地
師衆將渡江征建康見白氣貫空使覘之乃後主與衆

獵焉嘆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遂止嗣主聞之因立為
後以吳王參政嗣主南遷洪州遂立為太子監國嗣主
殂遂即偽位尊母鍾氏為太后立妃周氏為皇后封諸
弟為王百官皆加職罷郡屯田歸州縣委所屬宰簿與
常賦俱征隨所租入十分錫一謂之率分以為祿廩諸
朱膠牙稅亦然由是公無遺利而屯田佃民絕公吏之
撓刻獲安業焉乾德二年始用鐵錢以十當銅之一初
嗣主即位征伐頻起先主德昌宮布帛既竭遂議鑄唐

國錢其肩曰唐國通寶約一千重三斤十二兩至數年
而契弊百姓盜鑄幾至一斤餘以一丈置水上不沉雖嚴
禁不止至是有鐵錢之議既行至數年物價漸增諸郡
之民復益鑄者頗多而輕小環外芒刺不及官場圓淨
國家雖以法繩之犯者配遠郡民罹之益眾而不止又
先主世租不緊括定民產自正斛上別輸三斗於官廩
受鹽二斤謂之鹽米百姓便之及世宗起淮南鹽貨遂
難官無可支至今輸之猶為定制以林仁肇為南都留

守守南昌冬建州節度使陳晦卒時後主固恤政務曉
於禁中臥聽內道場行童撞鐘有節成數喜而召之與刺
度為僧而童子姦猾對曰不敢獨受恩澤願陛下如佛
慈悲廣覃諸郡於是普度焉是歲十月二日後主納國
間寶三年冬後主因校獵於青龍山還大理寺觀錄田
繫多獲原宥給事中蕭儼中書侍郎韓熙載等彈奏稱
獄訟必中有司囹圄之中非車駕所宜至請省司罰內
帑錢三百萬充軍資庫用三年夏太白日見至秋方沒

又二日相觸時人皆仰見之是歲韓熙載卒天王使至
諷後主入朝呈不應詔初流言共謂北使竊伺後主廷
餞至船必載之北渡自是後主懼不復登使者舟秋撫
州齊王景達卒遣弟宜春王從謙入朝京師冬有商人
上密事請竊往江陵焚燒北朝所造樓船戰艦數千艘
乞割符驗符後主懼事泄不敢聽於是商人遁去下令貶
損制度下書稱教改中書省為左右內史府尚書為會
府御史臺為司憲府翰林為弘文館樞密院為光政院

降諸王為郡公初臺閣殿各有鸚吻自乾德後王天使
至則去之使還復用至是遂除四年冬南都留守南昌
林仁肇卒遇鳩也誅內史舍人潘佑戶部侍郎李平以
侍衛親軍都虞候中令堅為吉州刺史六年遣次弟鄧
王從益朝京師尋造回諭後主入朝六年冬王師濟江
克池州以天德軍都虞候杜真率師禦之敗績於當塗
遂戒嚴城守下令去開寶之號公私贖籍稱甲戌歲券
民獻納縉粟以裨國用而著之以爵秩時獻者頗多表

州詳鄉制置使劉茂忠破潭師於境內八年春有彗星
孛於東方初亘中天其末曲向北時謂之掃星迨曉至
亭午短如帚焉城將陷沒越人攻丹徒命司徒德軍都虞
候盧絳督舟師出援之是歲閩民為師徒初先王之世
既為量民田以奠科賦曰二縉而上家出一卒號為義
師中有別籍分居又出一卒謂之新生撥軍至民間有
新置物產者亦出一卒謂之新撥軍又於容戶內有三
丁者抽一卒謂之團軍後改為拔山軍使物力戶為之

將校董之又嗣主之世許諸郡民刻競渡船每至端午
官給綵伴兩兩較其殿最勝者加以銀枕謂之打標皆
籍其名至是盡蒐為卒謂之凌波軍卒民間徧奴贅塔
謂之義勇軍又募豪民皆自備繒帛車服兵器招集無
賴亡命輩謂之自在軍民應之者益多矣王師圍急乃
竊降蠟書招百姓自老弱外能被執者謂之排門軍凡
三十等名遣赴邊境及登城把守建康城隅方罷歸農
其將校起發入京師數年放還鄉里夏誅神衛統軍都

虞候皇甫繼勳秋洪州節度使朱令贇自潯陽湖口師
水陸諸軍將校援建康進次虎鎔州與王師合戰衆皆
潰令贇死之初後主以大兵圍近歷年百姓疫死士卒
乏食俾陳喬作降款與太子出降使人行與約詰旦至
于未決尋城陷都招討使曹彬既入後主出拜於宮門
彬曰何故負約後主無辭唯言人心不一故也遂令左
右奉繒綬上彬彬復命後主作書委諭諸郡令以城歸
順惟江州不從其禡將胡則殺刺史監軍使遂據城叛

先鋒曹翰率衆攻之師老而疲至明年冬食盡方陷遂
屠其城王師既入建康唯後主宮門不入時昇元寺閣
數層高可十餘丈梁時為瓦榱閣豪民富商之家避難
於上殆千餘人為越人所焚一旦而鳩形乃仗監守後
主與二弟太子而下登舟赴闕百司官屬僅千艘將發
號泣之聲溢於水陸既行後主於舟中時泣數行下因
命筆自賦詩云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來年夢一場吳
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殿已荒涼雲籠遠岫愁千片雨

打孤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聞坐細思量既
至汴口欲登禮普光寺左右猶諫止後主怒而大罵曰
吾自少被汝輩禁制都不自由今日家國俱亡尚如此
耶登之拳拳而禮嘆念久之散施衣物縵帟至京師乃
面縛銜壁羣臣輿觀以見太祖太祖以後主拒命勞師
然念稱藩入貢二十餘年乃赦之後主與臣寮素服徒
步太祖御乾元殿乃告曰汝為江南國王已乎豈見左
右班列儀衛嚴肅股慄久之不能對尋命赦罪賜冠帶

遣就館封違命侯授左千牛衛上將軍吳宗登極改封
 隴西公太平興國三年秋後主因疾作工宣翰林醫視
 藥中使慰諭者數四翼日而卒在在偽位十五年年四十
 二贈太師追封吳王給賜舍極彌厚中使護喪事初後
 主既違朝旨拒命不行常謂人曰他日王師見討孤當
 躬擐戎服親督士卒背城一戰以存社稷如其不獲乃
 聚室自焚終不作他國之鬼鬼太祖聞之謂左右曰此措
 大鬼語耳徒有其口必無其志渠能如此鬼孫皓叔寶不

為降虜矣至是果然後主自少俊邁喜肆儒學工詩能
 屬文曉悟音律姿儀風雅舉止儒措宛若士人酷信浮
 圖之法垂死不悟常於禁中署僧尼寺宇中常所聚徒
 逾數百人朝退與后項僧伽帽袈裟轉誦佛書手不
 暫釋拜跪頓顙至為贅瘤親為桑門削作廁簡子試之
 顯類有少滯者再為治之其手不抄乃學佛搢印而
 行百官士庶則而效之由是建城中寺院僧徒迨至有
 萬餘親給廩米帑藏縵帟以供之常召募有道士為僧

者與之二金往貪苟而為者僧犯姦有司具牘還俗
後主不聽乃曰僧姦法本圖還俗今若從之是縱其欲
勒令禮佛三百拜免其刑北朝聞之陰選少年有經業
口辨者往化之後主崇奉謂之一佛出世號為小長老
朝夕異論六根四諦天堂地獄循環果報又說令廣施
剎梵營造瑤像身被紅羅銷金三事後主謙其太奢乃
曰陛下不讀華嚴經爭知佛富貴自是襟懷慨慨兵機
守禦之謀慌然而弛因康漸虛財用益竭又使後主於

牛頭山大起蘭若僅千間聚徒千眾旦暮設茶食無非
異方珍饌一日食之不盡明旦再具謂之折倒時議謂
折倒為翌日識及大兵至復為營署北朝又伴僧於采
石磯下草庵自云少而草衣木食後主使賫供獻伴為
不受又陰鑿穴及壘石為塔闢數圍高迨數丈而夜量
水面及王師寇池州而浮梁遂至繫於瑤穴且渡南北
不差毫釐師從合圍乃召小長老議其拒守對曰臣僧
當遁退之於是登城大呼而周麾兵乃小却後主喜令

僧俗兵士念誦救苦觀音菩薩滿城沸湧未幾四面矢
石雨下士民傷死者衆後主復使言之託疾不起及誅
皇甫繼勳之後方疑無驗乃鶴而殺之時城中有僧數
千表乞被堅執銳出城鬪戰後主不從曰不可毀他教
法宰相湯悅吏部尚書徐鉉之徒但順非夫過尸祿希
旨曾不一言諫諍坐待王師陰伺敗亡隨作條虜韓熙
載諛佞苟容嘗上疏云諸佛慈悲高容悔過言多此類
任成禍胎見危是幸迨盧絳出水戰生獲裨將及甲士

百人其校身狀魁岸容貌甚武將見後主或告之曰若
對官家善為詞說必免其禍校乃抗聲彼則一國主何
官家之有既見諾而不拜後主喜而且懼因問北師中
似汝輩者幾何對曰國主若悟誠宜趣降為一城士民延
命苟不如是旦夕之中適為魚肉如吾輩者幾萬何足
問之後主默然無斷久之令出為關人所刺乃大呼曰
吾恨死不得其地矣餘甲士皆重傷後主哀之給飲食
藥餌治之迨引見各詔曰官家如佛慈悲好生惡殺臣

者無以為報答願踰城爲斬北師以謝生成乃使夜縱
之逸曰皆割臠而至後主喜之賞賜有加於是再遣之
而不復至矣後主不知賊到城外百姓耳獻焉故城中
虛實之狀皆被測之諸郡有斷死獄者當先奏牘既許
覆無疑乃於佛前炷香整燈以遠旦為聽若火滅則從
之如燃則貸死富商大賈有犯法者乃賂左右內人竊
饋之而獲宥者多矣其為人范味如此不亡何族初北
朝兵將興吉州子城上有神身頭如車輪額上有珠光

燦如月其軍民皆看數日而沒今俗呼為天王樓又建
康城外沿江排大樓船皆有將軍之封忽一艘且孔如
人間於十數里後主乃降杖決之又見鳧雁自北而飛
迨千羣至城側叫嘯悲鳴遺糞於城屋及女牆上皆白
而吳月餘乃止城中士庶衣碧服柔時須經宿露則愈
鮮時呼之天水碧廬陵曾氏將娶婦忽化為女後嫁之
生子焉又有海鰐形如大堤長數十丈至於潯陽值冬
水涸不能旋每每噙喘水自腹出或云海神取其珠矣

逆死人食其肉者多至卒以脇骨為橋春骨為_四齧者
鯉之類也既死則國亡其怪識多若是星之君臣昏顛
蒙不悟其妖

宜春從謙嗣主第九子後主之母弟幼而聰悟好學有
文詞年未弱冠有能詩之名嗣主嘗於苑中與宰相奕
而從謙侍側嗣主命之賦觀棋詩從謙乃命筆立賦曰
竹林二君子盡日意沉吟相對終無語爭先各有心恃
強終有失守分國無侵若算機鋒處滄溟想未深嗣主

直覽之驚嘆令頒示百寮以為規誡士流爭寫紙價湧
於建康及後主嗣立封王開寶中天王詔後主入朝星
未行乃遣從謙奉朝貢既至敕奏無失禮節太祖優恩
封之為堯王賜第宅錫賚頗厚恩極藩戚未幾侍上從
容謂之曰卿可貽書與國主令入朝奉朕當大駕抵宋
毫而迎封之以大府所謂彼此遭逢自無失時從謙對
曰臣兄以庸菲之才嗣守宗廟陛下垂覆載之恩許之
入朝實千載一遇必須奉詔太祖因賜酒食綰帟而罷

及從謙為書使至建康論以上意而後主為陳喬等所
制乃不從及平建康後主入朝太宗詰以不從從謙之
旨拒命勞師後主懼乃偽對以不聞其來書宗怒遂
降從謙於南班既以家國喪亡爵秩貶損妃御不存默
然不自安遂卧疾數日而卒初從謙奉使至宗賢而不
返其妃每哭請後主無以為計每聞使至必避之而已
兵未起以思慕不已而成疾卒後主后周氏司徒宗之
少女前后之妹少以姻戚往來宮中後主見其美姿容

伏少命宗曰
祖後行

乃納之前后疾亟忽見后入乃問妹妹幾時至宮來后
時年幼不知嫌疑即以實對曰既數日矣后怒遂面壁
而卧至死不顧后既殂常入禁中至納為后乃成禮而
已將納綵後主令交鴛被以繒綵使街書極於侈靡及
親迎庶庶觀者或登於屋有墜瓦而死其夕譙羣臣韓
熙載而降階為詩以諷焉而後主不之謹自是士庶婚
姻寢成風俗及後主封違命侯后封妃太平興國三年
後主殂未幾后亦卒

江南野史卷三

...

江南野史

卷西

...

宋齊丘

宋齊丘字子嵩世為廬陵塗陽阜山人父誠因巢寇之亂與南昌人鍾傳同起于草野唐主不能制時高駉鎮淮南遂表傳為洪州節度使尋封南平王以誠為副使卒于任所齊丘因是以為故里焉齊丘少孤好學為文

其體頗質朴而無師授業且貧窶遂遊學於諸郡自以
世亂乃篤志于高君長短機變權霸之術與之談者皆
屈莫能究其涯矣時先王刺昇州其親友饒洞天出守
廬陵齊兵因刺謁之與語終日延于門下旦夕為之醪
因訪時務未幾洞天解郡遂命載歸廣陵未至而洞天
疾痛且死因遺書薦之于先王至既棲遲逆旅襄調醫
之因吁嘆數回其隣倡優女魏氏聞之乃藉賂遺數錢
由是獲備管備幅免役贖一見先王賓之以國士大獲

賂遺尋安魏氏館而略之因說先王廣延儒素務農訓
兵黜陟奸新否進用公廉修舉廢陞制御姦雄凡數年間
府廩盈積城隍完峻士卒饒勇義文徐溫聞而往自鎮
之乃遣先王刺守潤州未幾溫嫡子知訓為未瑾所殺
齊丘乃勉先王帥兵渡江以平其亂翼衛社稷潛立大
勳代秉其政若握重兵制馭羣下可成洪業既至遂果
代之時吳主既弱政出多門君臣綱紀弛而不振乃修
復政理勳據禮法務葺民庶罷其不經總以要務寬省

征賦農有定制官無虛祿輯睦公族撫存將校優給卒
伍爵賞有功刑辟中度斥捕攘寇工下成又晉齊丘之
謀焉又說以虛懷待士博訪藝能遂立延賞亭招納賢
豪以敦著時望後創一池中立亭宇每與先主登臨乃
屏絕人跡以讓家國或至又池亭今猶在焉先主欲
致之重位然為溫所忌遂著為府中從事溫因拜擢右
司員外郎復授諫議大夫兵部侍郎居府中日議庶政
乃使人於淮上延接北歸義士大夫孫忌韓熙載等款

十人皆以仁愛惠義致諸腹中故得人莫不樂為之用
齊丘自揆以草野之人遭會英傑言聽計從謀身居顯位
儒家之榮於斯為盛遂告歸豫章改葬既入九華山下
下居退身表乞致仕吳主累召乃數表堅讓器曰昔高
宗之夢得說西伯之獲非熊况臣非築岩之相釣渭之
賢祿位彌重宜居山野云云時嗣主已為大將軍先使
賈吳主詔親往慰諭優辭勉彌留旬月然後乃起方
舟渡濟好狎如友既至先主喜分約父子授中書侍郎

遷僕射平章事先主位望崇重基構彌隆因謀為禪代
乃請先主移鎮金陵以基王業文結隣好綏悅守宰庶
覃恩施撫緝遠邇吾輔元子觀其間隙以待時情於足
從之然吳王恭默勞謙人心未殆而宮禁之內嬪御貴
戚謦歔嘖訕之微齊丘莫不知之以陰間建康擬以劉
穆之之輔宋祖無以過之吳主忽謂左右曰孤克已雖
勤為下所奉然為徐氏制敗名存實喪今欲求為一田
舍翁將安所歸乎遂泣下教行齊丘聞之乃還建康議

遷都金陵吳主既半渡遷引至潤州安置號昇陽宮未幾
使諷吳主禪位先主既膺禪位躋丘復請歸姓以紹唐
統冀德威四方遂遷左丞相司馬元勳乃就國號既安
因表罷相庶崇正足以避賢能遂除洪州節度使既至
乃召故老親屬與敘情舊飲宴痾厚薄靈饋遺乃改其
故里為愛親里坊為長錦坊吏易弊政補緝郡條庶民
便利莫不贊之迨先主篤疾詔遂受顧命托以後事嗣
主立加太傅以前官相之嗣主襟量仁愷言辭玩狎恭

已無法大夫統御或深居宮禁全忘宵旰齊丘每犯顏
諫正陳以昧旦之道馭朽之危文欲捐社稷傳位於太
弟於是上疏論及先主創立之艱憂勤之重狂諫不從
未幾以為浙西節度使自是左右侍從皆束宮白面少
年儒流雅士韓熙載之徒多肆排毀以先朝老臣終不
為少主所用嗣主顧盼頗見慢色齊丘知之求罷其政
但奉朝請而已年既衰暮自負勳舊不能折節降身隨
時容米為鍾謨常夢錫江文蔚蕭儼承非順旨尤生誘

齊
謨乃歎

類

曰烏盡兔死則弓藏犬烹矣因表乞歸九華舊

居嗣主與左右皆以為詐退要君上乃賜號九華先生

封青陽縣公食一縣之賦至四年嗣主命齊王景達就

詔與俱還建康亦奉朝請而已至六年又出鎮洪州九

年復詔還拜太師固讓十一年復往南昌十三年周師

入淮向詔還謀難始齊丘賜歸九華朝廷多用文儒以

干戈為戲屢征閩建復討湘沅外之師旅內唱幣藏國

用軍器若然虛置淮向疆境并如玉斧養老乞言以為

迂典諮詢謀誦取而不行周師暴至遂夫備禦方詔還
議軍事未至以劉彥貞為都統出援壽春齊丘聞之曰
斯乃蹴踘射帖之徒焉能總衆以禦勅敵辱國喪師必
足行矣既至因表乞急詔還彥貞聞之獲獍取而行未幾
果沒復以朱元又叛諸郡皆陷選將閻師稱藩割地皆
匪專謀復吾老謝疾乞骸歸南宮既而嗣主自亡淮南
神情躁擾取荒悖不安嘗曰孤欲履脫國務放心雲鶴每
思寄託帳未得人時陳覺李徽取吾等常見親密因頓首

而言齊丘先朝夙老謀家造國四方所知若妻之國事
俾繼伊旦陛下輟輟萬幾高宴深宮候審德隆寧歸此
何晚又會鍾謨北使返諭稱世宗曰朕與江南分義既
定然宋齊丘不死殆難保其久取承合朝順非遂成學隊
因是貶殺覺等時齊丘不知其旨乃其釐艦舟詔遣歸
几華既至遂絕糧七日而卒齊丘昔常者取云至莽千
態萬端只為飢寒兩字人見其死謂之自戕齊丘所為
進者唯能先萌未兆智策空遠才堪致化理能易俗與

已合志同方者乃搜拔擢凡數十人皆顯達貴歷朝
廷豈以尋章摘句賦賦經史殘剩古人之詞為文士者
哉故齊丘之學天才縱達穎出羣彙混然而得非耗益
前修而為之辭至如鳳臺山亭詩延賓亭記九年三表
有古儒之風格化書五十餘篇頗幾於道家凡建碑碣
昏齊丘之文命韓熙載八分書之熙載常以紙質其異
或問之故答曰其辭穢而且吳時見謗誹多此之類齊
丘嘗與先生議選宮嬪雜以珠貝羅綺使之泛海北通

契丹欲圖復中原而齊王耶律德光使至辱幣遣使
至淮北乃使人殺之復遣汾海賈琛以為報聘齊王不
知謂北朝殺己之使因漸搆隙前後如是者數四於是
德光大怒數寇邊境交衝晉少主與之抗禮遂入梁園
遣使江南與之會宴嗣主謙抑辭而不行故周世宗初
征淮南詔書云結連並寇與我為仇勾誘契丹至今未
已昏齊丘之始謀也或云契丹青媛乃江南之嬪且當
嗣主懦躁輕肆失言陳覺之徒從德光幸爾詭對不能慎

其樞機禍及正人亦非夙心素志同誠協謀復會鍾謨
蓮蔭說息文亂庸君九華之墳未卒謨亦繼誅蕭儼以
蒙瞽無文藝而復評江文府辭賦常品學非博通常夢
錫以幃落之內孫雜不修韓熙載淫而無行縱誕不持
豈能知變識機立功定業當齊丘秉政莅任皆斥腐儒
鯁生身涉行穢故不大用位已崇峻由是哆於頰頰背
儒面諧羣証黨議千古百辭加之齊丘性度不能洪緯
襟器斗筭苟不附已莫之容忍汪台符譏其名字若沉

深淵初鎮南昌南昌由有政識慢言致之大辟乃勝其尸曰
毀辱先皇謗訕今工亂臣賊子宜奔市朝斯亦孔子所
謂管仲之器小哉初四九華乃命筆作老牛歌以獻為
知者所匿今傳於人口將死謂人曰吾昔幽囚楊氏于
秦州一無聊生吾之罪也然今一死故無所恨遂自縊
而卒年七十餘矣有一子先世而亡

江南野史卷四
...

江南野史

卷五

...

孫忌者本名歲山東齊郡人少家貧力學能屬文宋梁

時舉進士會莊宗立號河北方岳募河南仕人忌因亡

之著為著作郎直史館莊宗滅梁隨都洛下逆明宗嗣

位以莊宗蕭漢馬步使未守殿出鎮汴州辟忌為判官

...

還員外郎守殿猜之性不能自安忌因詭之叛明宗使
安重誣攻之域陷守殿伏誅忌乃窘迫落髮為桑門將
亡淮南時圖像索之頗恚至正陽未濟追騎適至疑之
忌乃詐作為開門以嚙躓追者畔既久之乃去忌方獲渡至
旅邸翹坐先主帝使親信於淮頭竊覘過客見忌姿儀
偉重有異常僧乃走庭下喏之忌端然不答逆者知之
乃問先主使人迎置門下優容禮問忌以賓對遂令蓄髮
冠帶後從先主渡江署節度巡官彌見親寵每至宴談

沈初不侍談

迨旦迄夕與徐玠同裨禪代擢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文
辭聲順優婉而古尋遷中書侍郎才宏口辯詞說泛濫
帝為宋齊丘所忌憚逆嗣主即位素所畏重累遷右僕
射平章事與馮延巳俱相頗有志于重熙富庶突有疲
氏時已下湖南忌曰嗣主楚國兄弟自取敗亂其民何
罪使之困瘁欲且解桂林益陽之師以卻賊授劉言使
自安緝冀惠有衝潭之地則二藩在吾彀中爾延巳狠
愎不識大體不然其議未幾劉言果襲取長沙邊鎬兼

城而走忌鄙延巳謂人曰玉卮象甌盛內狗穢雞樹鳳
池樓集泉翟遂求罷相嗣主許之未幾會周師攻淮南
劉彥貞等全軍陷殺劉仁瞻固守壽春嗣主懼遣忌與
王崇質鍾謨李德明相次奉表稱藩請和周世宗留忌
使德明反命請割淮南十四郡以江為界朝議不從殺
德明遣齊王景達陳覺宋元等救援壽春與周人屢戰
會宋元叛軍遂退唯仁瞻堅守不下世宗怒江南失約
遂引忌責之及話江南事實忌對以兵甲尚強宋齊丘

良相也乃致忌于樓中呼仁瞻起降忌知終無生還
之理不忍負國家恩顧至城下乃反辭大呼曰劉仁瞻
汝好固守城池江南救援即至我過強暴至在旦夕汝
可死立志無為降虜使我羞於泉下左右交擊其口
忌顏色自若世宗怒殺之將刑整衣冠望南而拜曰
臣不忠主恩謹以死謝遂斬之忌家先為明宗所誅過
淮娶婁婦高氏乃燕公駢之少女無子有隨婦子李紹
慶嗣主優秩以慰之追封中書令魯國公

劉仁瞻者濠州刺史金之次子也少習兵法起家小將
性淳謹器度偉重喜怒不形於色總領兵士嚴而不殘
有良將之才出典郡符朝治無滯有政績能名軍民樂
其仁信詔入為天威軍都虞候常直宿衛復出鎮江夏
長沙之後帥舟師安撫郡邑士民服從入典禁兵甚見
親任保大十三年出鎮壽春未數月會前監軍使奏罷
冬月沿江把淺屯戍饋糧仁瞻奏以邊境備禦弛廢乞分
重兵以防不虞未報周師暴至城中將校軍吏皆燒懼

不知所措仁瞻按行城壘分兵拮據守據要衝視如閭
陳衆心遂定劉彥貞援軍既至將追周師仁瞻固止之
曰北人姦詐恐其設伏故宜按甲養銳以俟其隙彥貞
性本佻侮不習兵術乃曰賊聞吾至必先遁走所謂縱
敵恥也不追則貽患於是奮行果為所敗自是羣下服
其料敵各勵死力以聽任使之命周世宗師衆四圍攻
擊仁瞻支梧拒守經年不能下遂與裨將破城南大寨
斬獲數千級北人大備又表邊徼代已守城自帥兵決

戰冀定得喪嗣主畏懦唯加撫諭不從其表則憤恚而
疾其子謀叛遂命立斬監軍使周構哭而殺之亦令併
誅及周世宗樓車載孫忌于城下大呼仁瞻曰汝可固
守城墮初死立忠無為降虜使羞於地下詩是士卒
聞之心堅鐵石仁瞻猿臂善射發無不中一旦世宗親
臨城下坐帷中觀戰士攻城仁瞻自城上射之矢去御
坐數尺輒墜左右驚愕咸諫請少避之世宗乃曰一箭
射殺一天子天下卒復有天子乎遂命左右進牀坐于

僅箭之上矢復至又遂數步而止仁瞻知之因搦弓投
矢謂左右曰斯乃天也非吾不能中之吾世受國恩兄
弟門列榮戰者數人然不能治危打敵詳牽靜邊境昭憂
君父吾且恥之今雖病猶能奮力執戈與諸君背城血
戰死于旗鼓之下乃吾之分終不以大丈夫之節屈身
以事二姓矣久之世宗駕未起仁瞻疾彌加不能視事
副使孫羽等懼不能守遂以城降世宗嘉其忠果使昇
至親自慰諭授以節鎮之任仁瞻不起以手拮口而卒

時日陰曠天雨黃沙士卒聞之莫不人人銜淚而哭曰
上天不仁而使吾父死也何用生為自刎者數十人初
仁贍歷歲久不能免世宗城淮北為壽州迨仁贍死乃
以故城為壽春縣君子曰以周世宗之神武雄斷當大
石而不懼予觀自古帝王之達者一人而已况我太祖
太宗躬總元戎而最爾彥貞可禦諸乎仁贍出未逾月
而淮上兵起甚得其心衆為之用命若非良將又
焉致之

陳誨者建陽人王而期月足幼能履父母共之小字阿
鐵缺為人勇敢足膂力長而任俠任至郡祥將軍中壯之
呼為陳鐵諸軍圍建州誨出戰前鋒懼之難與為敵及
臨為王建封之衆所獲將釋縛斬之日踴出於羣衆執
者不能制追之不及乃奔查文徽軍中文徽素已知其
驍壯遂以為小將保領其舊部招集亡叛復與浦承佑
薦于嗣主以為劍州刺史及征福州李義誨為前鋒大
破其將馬先迎之衆遂遷建州節度使委鎮邊境有吏

幹兼治農戰軍民化服及周師入淮向誨遣長子德誠
引卒數千赴難于壽春諸將戰多不利喪失師徒唯德
誠出入堅敵未嘗少挫鋒銳班師之日獨賞其軍旌之
為百勝授以和州刺史德誠自少好學才兼文武有能
詩名後累刺池凌為郡有政績故誨之爵位累至同平
章事在鎮十數年多薦儒學甄升將校時議多之因疾
求罷後主召至建康疾篤親臨其第視問慰勞即日而
卒其諸弟一皆官至顯位焉

鍾謨會稽人徙居建安博學善為文章嗣主愛之遷自
末品寵任異常轉至吏部侍郎謨為人諛諛佞媚反覆
難信復多忌忌及奉使為周世宗所善使歸諭旨乃擅
自益加諸潤色帝以護蔭為陳覺所排少與李德明親
友頗怒覺等樹黨攻之因求北使覆驗覺言嚴續之事
往來數四嗣主不能揣悟事理獨任偏辭疑殺覺等覺
加元老自謨之始也時議以嗣主使鍾謨覆實而殺覺
若使覺覆驗必殺鍾謨也及遷禮部侍郎知常事主者

之在多換其穀權勢危峻克剗侵官百司之務多出于
已李德明之死唐錡預其謀至是錡懼不自安會信州
刺史張崇入衛謨素與善每語謨第輒屏左右而語或
至夜分錡知其因搆之及太子冀卒子幼從嘉乃冀同
母弟當立謨誤與第七子紀公從善同使北朝尤會優狎
頗相稱譽因白嗣主言從嘉志德俱涼非社稷之寄盛
稱從善氣度崇偉真人神之主嗣主由是積怒不已遂于饒
州尋殺之誤始殺陳覺迨唐錡除謨罪亦見誅不亦耶

手

朱元蒲津人任本府節度使李守貞為從事周太祖輔
少主將禪代守貞不從太祖帥師圍之急乃使元泊李
平奉表來乞師嗣主以潤州節度使季金為全北面行
營招討使與劉彥貞查文徽魏岑等將兵救之開其城
陷而守貞自焚乃班師因是署元以文資與平累遷至
尚書郎及周師伐淮南諸郡守將皆遁時元帥萬餘眾
克平舒州會元帥齊王景達與監軍陳覺有隙疑其

將叛遂密表請遣元詣濠州議事元聞命恐為覺所害
將叛其裨將時廷厚不從元殺之至紫金山將戰遂以
所部降于世宗于是諸將大潰景達陳覺亦奔還嗣主
怒議斬元妻子妻查文徽之女文徽屢表雪之誠款懇
切嗣主署其表曰只斬元妻不殺查家女文徽乃無辭
世宗以所叛之衆別作一營以元為祭州刺史

江南野史卷五

江南野史

表

宋龍衮撰

彭昌者尹琳彭玗陳旼沈彬

彭昌者其先隴西人也世習儒學為鄉里所推初唐相

牛僧孺其祖遠任交廣罷秩還至郴衡間為山賊所擄

掠唯僧孺母子獲存遂亡入江南止於廬陵本川焉迨

長為母所訓遂習先業縣之北有山名紫芋源下有古

臺古老傳為聰明臺其下有湧水曰聰明臺古今學者
多此成業僧孺乃舍其工而肄業逾十數年博有文學
會母死逆葬於縣之西南才德鄉大學里同治年既隨計長安
以文授吏部鞞退之興皇甫湜大為知過使候其出乃
往署門以譽之同治年凡自遺補而下逾百人皆刺詣焉由是
聲華蔚然擢工部第不數年累秩相輔時昌四世祖居於
僧孺女墓之側應諸科舉索同治年師僧孺聞而引與見問
其墳陵彭氏幼而不知默不能對及婦為修其塋會僧

孺罷相出鎮襄陽未幾暴薨故其墳未嘗封至今本縣

圖經俱載聰明泉側有半相讀書堂餘址尚存其墓所

左右前後峰巒絕秀宛如侍衛曲澗流波逶迤而去頗

為人所欽慕而昌之子孫或農或儒世不絕人焉

尹琳者其先擢為晉平南將軍廣州刺史封郃陽侯擢

死葬於廬陵永新縣精慶鄉今墳猶存而諸尹僅數百

家皆其子孫也唐開元中尹氏女姿容頗麗性識敏慧

不因保母而妙善唱歌因重陽與羣女戲登南山文峰

而同輩命之歌乃擗眉緩頰怡然一曲聲_道數十里故
俗者信云尹氏之歌聞於長安時刺史因行部至邑聞
而問之左右對以尹氏之女乃使召之見其容質娉
婷年方及笄因表_進入宮封為唱歌供奉日愛恩寵喉音
絕妙為天下第一於時海內樂人及至王公貴戚共以
邑名呼為尹永新僉曰自秦青韓娥之後一人而已後
會大燕舍光殿盡拔長安百姓及戎狄之長入觀天內
時燕方酣百戲繁劇而羣音囂喧無由過禦聖情煩惋

左右計無所出高力士因推永新出纜歌一聲羣噪皆
默於是皇襟洞豁至夕而終今存始歌處後人號為玉
女峰焉_為立廟祠四時祭祀或天色_道禱之能雨及唐
_宋有任翰林大學士者改其鄉為才德里為大學_道琳之
子孫乃其後焉
彭玕者籍為廬陵人少好學通經傳唐梁之際天下阻
兵遂以門籍幸羣胥有大志常怏怏不樂於_道史事每自
肆坦不從職務時曹晉鄙之一旦吏首李氏因私命僭

屬燕飲而玳不之召自往赴之見十數輩已會久之李
不其饌玳知其忌已遂去偽遺其席帽行數里乃復往
見其宴笑飲_吟玳乃含笑取帽而去歎曰大丈夫當取
富貴食列鼎俎何至狎此鼠輩而聚飲_啜乎其婦聞之
曰請以箱奩之資易酒饌以致報何嗾恨之有玳從之
乃召李氏主客昏至酒酣謂衆客曰玳不慧不能從事
於諸君請自此決退耕於農矣既歸鄉里有山名王嶺
遂破家鬻產治鐵為兵牽牛鍊_鍊褚為甲冑與兄弟倡召

義師以自衛鄉黨為名得勇力無賴五百餘人玳乃建
五_五編禪與約號令聞於郡縣守宰未能禁未幾會羣盜
數千攻剽撫州雖鍾傳都督江西入郡不能剽禦時南
城人危全諷兄弟亦起義師結連玳併力攻之斬其賊
帥粟盜奔潰傳聞其勇敢不獲利之遂表全諷為撫州
刺史玳為吉州刺史玳歸本郡乃廣城池務農訓禁人
賭博時有數卒為竊玳乃斬之於市以令衆庶玳欲報
李使人誘之博於其家李未之知遂圍之盡誅其妾孥

數十口其偏裨將校袁大壽等十數輩因私言曰使君
今已位重爵顯吾等力成其功而諸將並無分祿之地
玠竊聞之因雪寒伏甲於幕下夜會諸將軍宴樂酒醉
因盡殺之及楊行密據有江淮而鍾傳死南昌已歸順
玠強項不從盧駙孤弱使通好潭州楚穆王馬殷為援
因與危全諷及信州危存昌虔州盧覽子等數州聚兵
下攻方進取江州行密遣大將周本征之玠等逆戰於
象牙潭為本所敗退走乃使兄弟臣寨於新淦二十里

風聞拒之時寨中得玉筍山道士劉守貞能驅鬼神每
吳兵掠寨劉則喫米調角風雷雨電倏忽而起吳不能
攻迨數年一夕劉死遂戰不利棄寨而歸玠將既先
誅戮無以禦敵乃拋郡還保朱州遂連馬氏因盡掠百
姓戶口凡千餘家入郴衡馬氏以玠為郴州刺史兄弟
皆蓋縣邑迨十年而玠死四鄉酋龍寶光裂裳為旗夜
呼曰外曰有欲返江南者請從此行凡得數百戶迨十
餘人以歸其副使發兵數百遮之寶光乃帥丁壯執大

斧長刀臨水拒之與戰追兵而還至今王嶺風崗寨地
存焉及馬氏婦順江南徐氏告至唯玳之子孫恥而不
返初玳既入湖南行密使掘其墳上墳陵唯見大蛇長
二丈許日未開遂殺之玳亦死一本玳感作明
處士陳旣者閩中人少孤貧好學出遊廬山刻苦脩進
讀書至數千卷有詩名聞於四方補於取仕隱於山麓
歲時伏臘慶弔人事都未曾往時輩多師事之存季父
為桑門每賴其給有詩數百首骨力強梗出於常態頗

有閩仙之致贈於人口其中有景陽臺懷古云景陽太
廟地運極自依依一會皆同是到頭誰論非酒濃沈遠
慮花好失前機見此興亡事正當國家肥嗣主問之以
幣帛徵之乃幞巾條帶布裘鹿麝引見宴語因授以官
旣不受苦辭嗣主見其言語樸野翔集疏逸不却其志
因賜以粟帛放還舊居十餘年卒時及七十旣五十方
娶慶之者曰處士作新即燕爾安乎旣答曰呵呵僕少
處山谷莫預世事不知衣裾之下有此珍美乃更哈及

就徵或問處士細君置之何所對曰暫寄師叔寺中或
曰婦人年少為德不一何以防閑答曰鎮之矣或曰其
如水火何既曰鑰匙亦付之矣淳質如此名士過其故
居多詠焉

沈彬者鵠陽高安人少年好讀書有能詩之譽屬唐末
離亂隨計不捷南遊湘湖隱雲陽山十年許與浮圖輩
虛中齊已以詩名互相吹噓為流輩所慕尋歸鄉里訪
名山洞府與學神仙人慕喬松虛無之道往來多之玉

梁闕闕卑卑二山人遊息焉先王移鎮金陵旁羅隱逸名儒

宿老命郡縣起之彬赴辟命如其欲取楊氏因獻觀畫

山水圖詩須知手筆安排定不怕山河整頓難先主夙

聞其名覽之而喜遂授秘書郎入贊世子未幾西老乞

骸骨歸乃授吏曹郎致仕年將八十修養不急嗣主至

南昌彬乃撐舟往見嗣主以疇昔師授令無拜跪願式

榮問對曰老臣自處山野不知老之將至世事不與因

山妻謂臣曰汝主人郎君今為天子何不往拜冀免寒

餓以半殘齡臣不覺懼悼忘老耳詢王甚加哀憫問其
子息對曰臣垂老有子尚幼遂署秘書省正字厚賜粟
帛鹽貨放還尋卒彬生平虛懷好道積有年歲觀其出
處未見功效然彬近居阜上有一大樹可數拱木死前
常指之謂家人曰吾死可葬於是既葬穴其處乃古塚
兩觀其間儼然且絕朽腐之物復見一石燈臺上有漆
一盃壙頭覆一銅牌上鐫篆文云桂城今已開羅閣不
葬埋漆燈從木龔留待沈彬來由是墳之其子廷瑞亦

為道士性嗜酒酷於風雅常遊守宰之門皆貴之呼為
沈道者然率不由刺候每直造階署而生者數數矣
會宰治訟繁劇廷瑞輒醉至因忌而戲之曰沈道者何
日道成時廷瑞乃應聲奪筆就几而書曰何須問我道
成時紫府清都自有期手控藥苗人不識體含仙骨俗
爭知云云宰乃慚謝帶衣褐單屨稍覆其體雖至窮冬
凝沍風寒凜冽不加纒帛而姿顏若故或人憐遺之衣
服亦多轉施貧寒或佯遺忘而已後卒於玉筍山死之

復恃其才幹往往判返郡符時柳衡之蓋入境暴掠民
有防戎健辛禦捍多為所殺省躬遂給府繕市棺殯葬
郡下符讓其專輒俾認愆疑省躬怒遂判府後云聞官
庫使官繕買棺木葬官軍何過之有於是緘而遣之郡
守覽而不能屈部有教人者引及知見郡吏費符命之
其人竄逃恐迫其婦婦懼乃自經省躬捕繫郡吏仍致
辭於上曰一夫抱恨六月降霜一婦結冤三年大旱本
為教人却致殺人請加明罰由是抵罪然有過誤尚刑

法外

者理有可憫嘗哀而出之其任乃有蕭某者執法不回
損憤不著援據令典而與令爭令欲毆之大罵曰吳下
輩蕭對曰啞叉手者既是下輩行奉却是工輩令慙謝
時太守武士也聞之怒其仇慢乃使召之既至下吏接
驗省躬乃寫稿大答之吏稱不辨省躬叱曰何不使俾
拭瞎讀之吏亦俾亦不辨於是遣還省躬謂人曰今朝
廷識字唯僕與徐家兄弟爾餘吳足莫或初南越王劉
隱之子跨據交廣絕朝貢之禮李太保仗諷後主俾以

書檄諭以禍福朝議以省躬才辨詳遂任為价既逾嶺至
韶廣後主使水道而進既登舟遂以重幕蔽之舟中之
人略可相視逾數日又重圍幕之使登岸徒步纔十許
里至館中供帳頗異于常主使勞懃飲累日忽其泉
饋贖之物并報函復聞而造至水濱登所幕舟日夕唯
聞嗙駕之聲然不知其公沂也八日復至詔而還死於
舟中者數人省躬在治產一子逾月將名之聞龐史蕭
德之曰汝首義子對曰有男五人省躬小名之曰蕭六

省躬為人雖醜疾邪惡然利於貨賂邑豪龍氏誘殺柳
衡歸明人尹迨百口取其貨并婦女事露後主遣尚書
郎張佖就按之松使諭于省躬駭其謬實龍竊知之饋
白金迨于省躬受而偽諾之乃報佖曰彼殺之矣故時
不多其為人入中朝位不顯達者良此之由也故秦政
彭年乃其子蕭六為彭年大中祥符初與白翰晃公令
相王君西人同知貢舉省勝將出入奏試卷天下舉人
塵衢而觀其出者諸公皆慘然顧其容獨彭年揚鞭肆

目有矜矜賈術之色勝出其甥不在選中遂怒入其第
會彭年未來于几上得黃勅乃題其背云彭年頭腦太
冬烘眼似未砂鬚似蓬紉繆幸叨三字內荒唐仍預四
人中拔他權勢欺明主落却親情賣至公千古孤寒齊
洒淚斯言無路達堯聰彭年見怒不獲已遂抱勅入奏
真宗見而不悅因釋其罪彭年好勢附寵常與丁和樹
黨不顧已因人釋禍復更科場體式妄立法制考覆程
試結怨士人後雖數月而卒時人謂之和吏而非鼎爾

之器也

周彬世為廬陵木州人自少不治產業伏膺儒學刻苦
修進得畫作夜其婦嘗讓之曰汝徒自如是卒有益乎
汝家兄弟皆能力稼穡營已囊箱豐溢汝之不調而無
思悔畢向如何答曰卿嘗與吾市油數金足亦力穡營
已而已但歲晚必得力及聞先生鎮金陵囊文而往未
幾會禪代歸姓制度詳創無取士之科將有事于園丘
募四方英秀各為祝文之又擲之所著特加選用遂著

諸術巡官嗣主與太弟景達貽書交辟置之門下錫賚頗厚得遣省拜以所賜繒帟金幣陳列于庭謂婦曰吾昔與卿同營已若今日一成矣此諸伯叔何介為勝耶尚能讓于吾乎妻荅曰斯男子之事非婦人女子之所能知時邑人有侮慢之色彬數嘆曰昔魯人俚孔子謂之東家丘者米然入金陵待選授大理司考滿以母憂歸妾謁本郡令直造其廳署令詰之曰公雖朝省直僚其如桑梓之禮何彬怒因自誓曰吾不歸令于茲有如

白口及復建康數月如前官婦卒本邑令慚謝而去鄉里相慶殫其書錦然為政廉平恩仇不錄將解邑中有艾緇黃革數百人詣郡上疏舉留遂連任七考有相訟者以理和解之而無適莫既復選嗣主錫以銀章蒞綬以本官居職持法平直不阿權要朝廷憚之累遷尚書郎出授武昌節度掌書記守江夏冬未幾而卒

孫勳世南昌人家貧好學長會唐末喪亂都官即鄭谷亦避亂歸宜春勳往師之頗為誘掖後有能詩名嘗與

沈彬及秦門齊已座中之徒為侶和倚召屬吳王行密
據有江淮遂歸射策授本郡從事與沈彬常遊於李建
勳為詩社彬為人口辨能評較久詩句時飭有夜坐句
美于時輩建勳因試之先匿飭齋中候彬至乃問飭之
為詩如何彬荅曰久言飭非有國風雅頌之體嘗得田
舍翁大壚頭之作何足稱哉飭聞之怒突然而出乃讓
彬曰公何誹謗之甚而比田舍翁言無乃太過乎彬荅
曰子夜坐句云劃多灰漸冷坐久席成痕罪此田舍翁

壚上作而何閻崔大笑善彬能近取譬也及題金山詩
云萬古波心寺金山名曰新天多刺得月地少不生塵
過僧坊僧夢夢驚濤濺佛身誰言張處士題後更無人
有集僅百篇皆此類先王受禪累遷正印而卒
鄧洵美世為湖州郡人少有敏才其詩長于賦頌天祐
中與建人並賓于並為廉使李侍郎所薦入洛陽與故
李司空昉同年擢進士第以天下喪亂諸道割據遂遂
鄉里為潭州節度使馬氏所辟署職郡縣常怏怏不愜

心僅十年間時奉使湖南求訪美既見惟情好洽不
替兼苦且惜其才富徑卑滯于侯國時既行固請齋致
京師馬氏餞之為鵲而卒詢美悅娶無子有三女皆瘁
流落風塵澧陵人盧氏聞詢美名情而構之歸以其女
妻于儒家先是太常丞陳度有薛狐延關雷賦頗為時
彥所推尚而詢美集中亦有此作而復語句皆同而首末
少異未知誰氏之述也

李家明世為廬州西昌人詢主時為樂部頭有學辭滑

稽善諷諫為時所推從嗣主遊後苑登於臺觀感望鐘

山而白其勢即至矣家明對白而雖來必不敢入城嗣

主怪而問之家明白懼陛下重稅嗣主曰不用卿言朕

不知之遂令權務降半而征之及見牛晚卧樹陰嗣主

曰牛且熱矣家明白臣不調敢上絕句曰曾遭竊威鞭

獻角又被田單火燎身聞背斜陽嚼枯草近來聞喘更

無人時左右宰臣皆慚免冠謝罪宋齊丘只產一子輒

死齊丘哭之慟逾月自親王宰寮勉之不止家明謂主

曰已能止之矣大王當復厚賜主許諾家明遂作大紙
薦上書云欲興唐祚革強吳盡是先王設計謀一個孩
兒插不得讓皇百口合何如來風教之度至齊兵第遂
絕其縷令陸齊兵見之慚感而止家明遂大獲縹帛後
嗣主於施中命元泰臨池而釣諸臣皆垂引其鱗唯
主無所獲家明見其猶豫乃曰臣味死敢上芻蕘曰玉
甃金鈎興正濃碧池春暖水溶溶凡鱗不取吞香餌知
道君王合釣龍嗣主曰善善燕極懼而罷及嗣主加王

弟景達等官而恩澤未及臣下因賜享醪家明乃入未
作二翁婦而出列坐令其新婦每進一飲一食皆報拜
獻而禮頗繁劇翁婦怒而責之曰新婦自家官自家何
用煖拜耶頻嗣主聞之曰彼為一方之主而恩不覃于外
孤之過矣家明之過亦宜乎因厚賜之而加百官焉先
是建州王延政與閩州王延羲有隙遂各稱帝嗣主遣
將平之停延政及百官入建康尋封王遂命王公宰寮
之屬燕其第時遣家明率樂部往延政處于賄略家明

怒其寡而譏之曰賤工無後大王優賜不敢奉命然告
大王乞取一物延政曰吾家所有惟汝之命命家明白天
王平天冠今且無用家明敢請之延政默然慚恨高罷
自是愧怍發疾而卒時家明母死欲歸葬舍嗣主聽政
之暇坐於於便殿秉筆于於琬琰上闌書草字家明因詳曰
臣每竊學人署字與之不疑嗣主曰卿能學孤為乎家
明曰臣雖愚齒願效神蹤嗣主乃于麻紙王大押字命
試學為家明得之乃執於草字工書云宣州於止供庫錢

走二百年村家明安居母親嗣主見之大笑因而賜焉
從嗣主幸南都時既割江舟楫多從南岸至趙屯因輟
樂停觴北望皖公山謂家明曰好青峭數峰不知何名
耶家明應聲對曰龍舟輕颺錦帆風正值遊震望遠空
回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杯中嗣主因慚俛首而
過及後主嗣位家明老而無寵焉

講闈鼓篋函文庠序常盥先主輔政欲廣賢良之術聞
其德業遂以幣帛聘之數四不得已乃起既至為雲閣
而甚被親禮委之薦進時謂得人逾數年忽自陳曰僕
少長白屋頗知民間利病邑宰之政可以存革深冀廟
欵一絲庶竭愚鄙先主不許曰令長之職從勢之任與
臺閣之資清要不同夢孫曰苟獲所請無憚勤墮先主
見其懇迫求且不已遂授逆歲天長令既至縣吏告不寢
大廳妖怪所憑前政居之不久而死請止便宜以避其

忌夢孫不從謂曰苟如是我自當之既夜半果有鬼魅
呼嘯而至掀投牀几復叩門戶召令出夢孫臥闌答
之以喏乃整朝衣秉燭出戶藝爐奠爵而祝曰不知何
人輒敢召令吾為民長必有正醜以御即吏汝或為神
必當受氏祭祀合聰明正真與百姓為福何乃非理與
王者之幸爭居其地驚撓正人况吾以忠事主以信示
人所為不二寧畏於汝汝若不悛其過乃更為厲則日
月星辰昭晰於天吾當具奏請行誅戮雖汝後悔不亦

晚乎由是闡然至今乃絕於是召鄉里高年存問疾苦
蠲其非征任其便利有害於政者必表罷之見官槽有
馬因問之左右對曰昔部氏競之窮按道理各有所據
前政未能區別遂繫於官且二年矣夢孫曰今固易爾
吾聞管仲之馬識道王愷之馬知其故第遂命牽馬至
於郊外放而視之任其所如其馬久糜棧宰偶解羈束
遂奔數十里果入一主之家其訟遂息先主問之彌如
敦獎未幾稱疾而罷先主曰夢孫果賤宰字之卑不能

久居乃命代還者老幼述道茲留迨十數里至都一旦
辭歸鄉里先主固留不止既還家門生弟子復至乃率
身耕稼躬事繼母旦則冠帶入門溫清親饋飲饌退更
常服力採耒耨耘耨而歸易衣侍膳畢然後就庠序集
門生弟子說釋經義如故時有生徒請之曰吾聞詩者
經聖人所刪致遠恐泥然其間何謂第兀闕於牆如是
則聖人使人闕於內而後禦止於外邪夢孫徐而答曰
大哉子之問乎此疑為闕字似非為闕當時竹簡訛缺

傳之者誤亦猶春秋書閏月之義者也又拱而立曰夢孫
昧學不敢輕議其旨諸生宜自取其長焉其為人敦讓
謙下有如是者時號為縉紳先生一門敦睦如一子孫
學業各授一經本禮兼持江左稱之為最卒時八十有
五葬之日自遠方至者幾千人而服縗經徒跣者百許
嗣主間之美其才茂德逸故贈國子司業優賜葬物其
後門人弟子仕顯達者大半初夢孫解職而歸有羣盜
謂有貲銀遂掠其家夢孫聞其至巾帶迎候仗憲大承

又為設飯食於盆盎中疑其具鴆不食乃對之先飲之

甌及啗數鬻然後與之食畢遂罄室所有寒燠衣襦襌
祀器皿之類盡置之既行見一鼎蓋尚在夢孫曰彼若

遺此乃為不具之器遂遣與之羣盜皆驚歎曰吾輩小

人實輕瀆君子足夜還置其所剩之物於門外而去夢
孫啓戶見之一無所失焉

陳陶者世為嶺表劍浦人幼業儒素長好遊學善解天
文頗長於雅頌自負台鉉之器不為干託既至南昌謀

往建康聞宋齊卽東政凡所進擢才彥名非顯達自計
與齊卽鑿枘終不克納必為所屈乃隸然築室居西山
以吟咏自資會齊卽出鎮南昌因有浦安之觀乃自詠
曰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珠陶少與水曹任
晚相善又寓之詩云好向明時薦遺逸莫教千古吊靈
均陶主知而未及辟之會芑寺旦見陶乃嘆曰國家其
幾亡乎遂失淮卽陶主南幸以冀苟遠迨至落星諸將
欲往問然陶所居不與俗接唯嗜鮮一啜或至干醬遂

使衣商賈之服賣鮓往既至陶卽時出乃問官家龍舟
將抵何處對曰已連落星矣因問陶曰星可避耶荅曰
落星不還何俟陶主蹠撓不俟運命已至南都既數日
詰旦殿庭忽見殘棹一脚視之乃獸食之餘陶主怪之
詢宿衛莫知所以遂往詢之陶曰昨暮乃狼星所直故
爾陶主嘆曰真鴻儒矣將台見會陶主俎後主卽位知
其運祚衰替遂絕縉紳之望以修養燒煉選丹為事有
詩云乾坤見了天章榻龍虎成來印綬疎又云碣溪老

史無人用闌列查禁教六韜又曰近來世上無徐庶誰
向秦麻識臥龍陶所過西山先產藥物僅數十種周賈
中常見一吏角髮被褐與一鉢師昇藥入城齋之獲貲
則市鮮就墟二人對飲且嗚傍若無人既醉且舞而歌
曰藍采和塵世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酒飲歸去深
嗟拍手歌時人見其縱逸姿貌非常每飲酒食鮮疑為
陶之夫婦焉竟不知所終或云得仙矣

史虛白者山東人世習儒學長而富文與呂黎韓熙載

友善唐晉之間中原多事遂相與渡淮會先主輔政偕
詣建康聞宋齊邱總相府事虛白乃放言謂人曰彼可
代而相矣齊邱聞而恨之然欲窮其伎乃命蔡屬宴之
以倡樂賦之以賤翰使木奴索諷弄多方擾之虛白談
笑獻酬已貽他和口手應接曾未暫滯眾不能屈乃延
語政治多引湯武伊呂之說齊邱之志乃霸術以虛白
為迂略機務乃引見先主說之曰今君據有江淮摘蕢
山海人庶豐阜京洛之地君家先業今且亂離人思舊

德君苟復之易若屈指先王雖喜其說然以初基方輯
睦隣境未暇他顧與韓熙載並署州郡從事聊以羈縻
俟更大用而虛白意頓不平恥其初言失因衰博衣帶
縱橫南游至廬山與佛老之徒耽翫泉石以詩酒自娛
不干世務久之嗣王即位韓熙載薦之詔至金陵命登
便殿燕飲與之計事虛白曰臣草野之人漁釣而已邦
國大計不敢預知因醉溺於階側嗣王曰真處士也遂
賜田五百石還追十年嗣王幸南昌既至星子諸復使

召至問曰處士隱居必有所得乎對曰近得漁父一聯
乃命誦之虛白曰風雨揭却屋全家醉不知嗣王聞之
為變色賜粟帛遣還未幾而卒有二子次舉進士長早
喪孫溫咸年中擢進士第
蓋實于湖湘連州人少修儒業早失其父事母以孝聞
長好篇詠有能詩名天祐末工部侍郎李若虛薦崇於
湘沅實于有詩數百篇日命為金鰲集獻之大為稱獎
因採擇集中有可舉者十數聯記之於書使賓于馳詣

洛陽獻諸朝廷皆為數之其獎謫然至明年春與故李
司空昉同年擢進士第尋屬喪亂遂歸寧親數歲天策
府馬氏辟為零陵從事及江南攻下湘沅賓于隨馬氏
歸明嗣主授以豐城簿尋遷滄陽令因黜貶以贓罪當
死會昉遷翰林學士聞其縲紲以詩寄賓于云初攜書
劍別湘潭金榜標名第十三昔日聲塵岐洛下迺年詩
債滿江南長為邑史情終在縱處曹郎志未甘莫學馮
唐便休去明君晚事未為慙後主見詩發之復其官未

幾求致隱于玉筇山自號羣玉峯叟興道家流遊迨期
年後主以水部員外郎起之金陵臨賓于遂歸連老上
時吉守秘閣郎馬致繁送以詩其斷章云今日還家莫
惆悵不同初上渡頭船既而未幾卒八十餘矣賓于嗜
賂出宰縣邑未嘗一處無贓汙徒有詩名人不多之初
賓于入江南生于名曰歸唐少亦能詩就廬山國學遂
得瀑布詩云鍊色有窮處寒聲無盡時隣房儒生亦得
此聯遂交誦其句助教不能理因送江州各以全篇意

勢定之而歸唐勝大為時賢所仰遂應秘書省正字吉
州民據歸大化遷大理丞因失降袁州司馬遂致仕
孟賁世居嶺表為建陽人少好學出遊廬山與江春大
諫楊徽之同學友善故徽之詩集中多與賁為者顯德
中周世宗征淮南辛廣陵賁潛渡江以所業詩一集駕
前獻之世宗覽其卷首貽棲隱洞譚先生詩書至不伐
有巢之樹多移無主花宣賁曰朕以元戎問罪伐叛弔民
非懼強凌弱何有巢無主之有然獻朕則可如他人卿

應不免矣遂釋褐授官後不知其所終焉

江為者宋世淹之後先祖仕於建陽因家焉世習儒素

少遊廬山白鹿洞師事處士陳旼酷於詩句二十餘年

有風雅清麗之態時已誦之時金陵初擬唐風場屋懸

進士科以羅英造為遂入求應然獨能篇什辭賦策論

一辭不措屢為有司黜為因怏怏不能自巳乃還鄉里

與同黨數十家連結欲叛入錢塘會其同謀上告郡縣

按捕得其逆狀盡誅之將死猶能吟詩以貽行刃者初

嗣王南幸落星渚遂遊白鹿園摩見壁上題一聯云吟
登蕭寺稱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乃謂左右曰吟此詩
者大是貴族矣於是為時輩慕重因茲傲縱謂可俯拾
青紫矣

江南野史

卷九

汪台符者歙郡人少好學博貫經籍善為文章不逐浮
未有王佐權霸之才見唐末天下苦於兵戰遂居鄉里
執耒力於田穡先主輔政移鎮金陵遂詣上書陳民間
利害之說元有患書上為宋齊丘所沮每論議於詆營

台符謂雖有其言必無其行先主猶豫未之果信齊丘
始字起回台符貽書誚之曰聞足下齊先聖以立名起亞
聖而稽字齊丘慚而改為子嵩後使人誘與飲酒夜縛
其口沈石域下先主聞而吁嘆久之頗憾焉洎昇元年
中更定民田諸般物產高下各為三等私額民獲均輸
令為定制及使民稅請鹽罷其科徵別借薄征商旅貨
幣則收不則聽往舟無力勝郡縣矣晉降而有有限致民
數十年小康者皆出自台符之言焉

胡元龜世為廬陵人居永新少有俊才常候本邑宰見
其風貌瓌傑而禮趣_遠生狹欲窮其藝學因新畫屏為戲
珠龍乃曰請子誅之元龜執簡造次而成因諷宰受貽
云翻身騰白浪探爪攫明珠宰為設飲食饌盡懽而罷
後有人為宰發之宰怒使人追捕欲苦之元龜亡入金
陵會吏曹徐昂_即以賓館之木幾昂為子娶親迎之夕畢
命僚族設戕管徐有同舍郎在坐問曰今夕詩相為誰
荅曰有螺江胡道士焉昂大哈以題試之元龜援毫裂

棧不刺而成而覽之領而已元龜以迴文詩嘲之帝辭
以賦題又連飛數字識之皆以迴文體而一辭不得偽
醉而去由是衆慕之徐薦於宋齊丘遂射策入官授文
房院副伏迨數年歸寧省天威都虞候張營征桂林班
師與元龜有故訪其第親拜其母留數日宴飲而去入
授撫州臨川令頗著政績時齊王景達出鎮而元龜朔
望起居頗有慢色又嘗凌辱王府公僕嗣主知而曲假
之有訟其婦者元龜日之乃曲道兩離之日娶而去訟

主詣金陵發之按窮其事免官徙廣陵數年會赦求叙
理不報遂著數奇怨詞三十首皆傳俗口國家聞而鵬
之元年迨強任矣

張翊其先京兆人世綿官緒唐末授任番禺屬劉隱將
據交廣棄官北還至潭衡間馬氏已有潭濃挈家亡入
江南至廬陵采川見廬陵沃壤乃貨囊環以易產畝而
居焉及翊兄弟長力先業能篇文入廣陵先主輔政以
射策中第授武騎尉先主移鎮金陵隨渡江見知宋齊

立著府中從事嗣主代立例受慶恩求以寧親授慶州
觀察判官西昌令假道還里人榮之在任著政績然性
褊躁恃才靡寬恕好狎侮同寮凌暴左右被鶴而卒昔
往木山有大舜二妃廟邑中紫陽觀新興佛閣碑誌皆
翊所撰其文婉麗今猶在焉弟惟彬幼以通誦二經中
童子迨成人授新州黃梅尉周世宗下淮南起為武昌
崇陽簿復入選授廬陵令既代未行而金陵臨疾作而
卒

劉洞世居建陽少遊學入廬山師事陳旣學詩精究其
術旣卒而洞猶居二十年長五言詩後主立以詩百餘
篇因左右獻之後主素聞其名喜而覽之其首篇乃石
城懷古詩云石城古岬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
禁江水流後主掩卷為之改容遂不復讀其餘者洞羈
旅二年侯台對不報遂南還廬陵與同門夏竦松相善
為倡和儔侶然洞之詩格清而意古語新而理粹常自
謂得浪仙之遺態但恨不與同時言詩也或曰先生道

既如是仍為善於竇松乎荅曰吾為汨汨揚波而已為
度州節度使陳德誠知重及金陵將危洞乃為七言詩
大榜路旁音云千里長江皆渡馬十年養士得何人又云
翻憶潘卿奏章內陰陰音口暮好活中蓋潘佑表云團家
陰陰如日暮將也聞竇中卒於吉陽山其道集行於世
林仁肇世為建陽人仕郡為裨將兄仁翰為福州王延
義內兒謂之南廡承旨先福州連重遇殺延義立朱文
進以為主以拒建州王延政時仁翰殺重遇與文進以

城降仁肇少勇毅膂力絕人與陳鍼音齊名身長六尺餘
姿貌壯偉在建州立戰功臨歸金陵嗣主見而奇之署
為將周師攻淮南仁肇出援壽春與劉仁瞻想應攻城
南大寨斬俘甚衆及復濠州水柵累有戰功授淮南營
屯應援仗周師於正陽立浮橋南渡仁肇帥勇敢之士
載芻藁來風潛至將燒絕橋道為逆風所拒火不及發
舍敵退惟仁肇乘單騎而殿周駙馬都尉張承德裒射
善射發無不斃人皆神之自斫見而射之其所親乃唱

曰這漢中口矣仁肇格去承德曰不知何良將也未易
可圖及割地以前官鎮潤州頗有功能善撫養士卒復
鎮武昌迨周世宗朝李重進據揚州不順太祖征平之
既而淮南無屯戍諸郡守不過千人仁肇密說後主
曰宋朝前年征蜀今取交廣遠往數千里士卒師必罷敝
請假以臣兵數萬北渡直抵壽春分據正陽因其思舊之
民累年之累取復淮南勢如轉丸縱彼求救亦一二矣
臣當據淮對壘而禦之復請臣起兵之日聞於北朝言

臣據兵竊此叛苟成重功濟國家受利不利則請族臣家

以明陛下之二後主懼其無功徒勞社稷乃不從聞

竇中以仁肇為南都留守南昌尹太祖欲平江南患仁肇果

勇略私于仁肇左右竊取存其神侯江南朝貢至以示

其使曰汝以斯圖何如對曰此似本國林仁肇因曰仁

肇且將至矣又使微持其空館曰新仁肇之第也後主

聞之不知其權遽使鴆殺之不二年王師渡江仁肇少

有風疾其息氣頓顛穢時謂之肺掩不正及遇鴆而家人

國用路過南昌絳能書計辟為卒務吏數年暇則從屠
突角抵輩飲食無何貧困乃欺竊官絳罪當棄市承諤
且發絳懼易儒服逃於塗陽土豪陳氏家尋會赦獲免
旦夕與陳氏諸子居乃雜錄六韜之屬陳知其識度狀
貌非儒家流乃謂絳曰吾竊知子頗有謀略今國家方
急賢豪非子窮委之時也願厚贖資而遣之絳不獲已
而行至豐城為曩昔交遊無賴輩相率欲博數日之間囊
橐皆罄遂無聊入南昌兄及母弟皆嗤鄙不齒錄遂慙

憤入廬山國學與諸葛壽蒯釐等善不聽讀唯以屠沽

販易為生計諸生中有篋筒稍豐而吝者別強取之

弱者侮之及下山尋友有善於賓道者乃陰持禁物誣之

俾出絳帛洞中流輩號為三害及朱弼新除國子助教

欲疏理其罪絳遂亡入金陵既至塊然^疎素無知舊

客囊既匱遂薄游京口往來壁澗寒雪薪炭若桂少有

膂力乃踊折簷楹而燒時有守圉吏見而壯之延歸久

遭歲飢吏無以給因俾絳夜躍用簷自氣樓而入竊官

任少
此物之志也
卷中卷末
卷中

法均正取

粟數十粒。一夕入見。長人先立。因中絳。於是奮搏而東。
之乃為一柱。冷若冰鐵。頃之失所。據乃懼而出。遂中病。
疾逾月。既乏資。給疲瘵。且極忽。夢一白衣婦人。頗有姿。
色。謂之曰。子之疾。當食蔗。即愈。既詰朝。見鬻者。絳揣囊。
索貨。向售之一。鑑。雖有唐韻一冊。遂指易之。其人曰。吾
輩乃市販者。將此女用。哀君欲之。志切。遂貽數挺。絳喜。
而食之。至旦。疾損。資用窘。躓常默默。不自持。迨數夕。又
夢前白衣婦人。謂絳曰。妾乃玉真也。太尉富貴時。至可。

詰都城妻存一詩一緡以助行旅十年之後於孟家陂
上必當奉見歌其詞曰清風良月夜深時箕席盧郎恨
尚遲他日孟家陂上約再來相見是佳期言訖而去絳
驚覺因思其語呼予為太尉乃惘然又不測孟家陂之
說輒轉卧傍果獲其緡由是自負襟懷豁然入金陵查
策詣後主上疏陳京口至壁澗數要衝之地宜立柵屯
戍廣設儲禦利害數十事絳素有口辨故授數日未報
復為書詣光政陳喬見之與語數日遂大奇之因表署

為本院承旨使督百辛任所陳利便經營布置願見幹
績尋就轉松江諸屯兵馬監押兼巡檢諸軍簡士卒少
年便於舟楫習水道者得馬雄王川軍張三十四等數
十人立為偏裨校俾督卒伍號令日習水戰節以金鼓
使知前却示以旌旗指麾行列部分次序進退往復轉
運如飛時有一艘應命稍稽遂斬其長復試之可使蹈
巨浪累於海門遮覆越人船舫百餘艘鹽數萬石獻之
後主賞其功遂封爵柱國及王師渡江克池州急召還

授凌波軍都虞候城外松江都部署王師屢攻秦淮口
水柵絳率舟師援之前後與都統軍皇甫繼勳及鄭彥
華等忌絳功名出已上說後主遣之出援丹陽絳因率
大却舟百艘為八字列陣而行曹彬等識絳所却開圍
出之既至京口舍舟登岸與之三戰越人三北其圍遂
解乃以為潤州節度使守太師自絳出建康水陸之攻
愈急後主數詔遣還為左右所沮未幾宣州叛乃授絳
節度使討之遂平其城金陵臨諸城皆下唯絳等不順

謀割據嶺表使建州刺史陳德誠等往諭之過歙州龔
慎儀閉門不納絳怒曰慎儀乃吾故人何故見拒使馬
雄攻之城陷慎儀朝服而出為雄所殺既而絳弟奔太
宗詔旨委諭罷兵入朝絳遂聚將校議之王川暉之徒
皆厲聲拒命不從絳欲殺弟而行弟乃私請之曰兄今
不順詔命乃獨善一身其如老母一族三百口何會先
鋒曹翰使賈鐵券至絳乃與馬雄張三十四等數人脫
身夜亡餘衆亦潰曹翰使衛送京師既見上問絳曰卿

將從條

何不早歸朝廷勞朕詔命對曰臣受李昱厚祿只知事
李昱未知事陛下上曰李昱已臣妾于朕卿於草野何
俟曰臣聞李昱歸命未受王爵故臣未歸上聞其言頗
忠赤宥之授冀州團練使既數日入校制置使上命曹
翰亦入馬雄方俟恩于外時龔慎儀猶子穎等在直因
以手版擊之遂闌入殿門穎因稱臣叔守節為賊絳所
殺上怒方詰絳等曹翰先鋒破宣歙二郡時求貨絳無
以賂之因入奏曰盧絳乃一姦賊陛下存之為朝廷之

憂大矣况冀州乃邊境之節而使有重權不可上命皆
斬之絳呼曰陛下以鐵券詔臣恕之以死今以微罪一
旦見殺千古之下且彰陛下之無信上曰朕為冀慎儀
殺賊而已何負於卿既出乃呼延贊當視行事將至梁
門絳遂顧見擁一白衣婦人來宛同昔日夢中因嗟曰
玉真女何至於此乎贊問其故絳乃白其夢將斬之絳
曰萬乘帝王斬一僞署節度使可無種禕乎贊使馳奏
上遂賜之絳復問孟家陂持刃者曰斯場是矣因數指

迨今十年嘆曰昔日夢今果驗矣死復何恨玉真姓耿

氏其夫死與前婦之子適當極法典絳同場斬馬絳孫

器有文學今登進士第矣

朱令贇不知其先何許人乃大將朱業之從子少隨業

征討初署為小校拳捷善射河目軍中號為朱深眼後

以軍功累為神衛軍副虞候開寶中林仁肇鎮南昌數

年卒遂以令贇領其郡王師征金陵令贇于潯陽湖紆

大筏方里載糧軍器凡數十萬戰艘上具爐炭將斷采

石磯浮梁以援金陵既成或說之可乘盛夏江流泛溢
時使風其勢迅急可以成功令贇不從至冬遂帥水陸
數萬進行數日至虎蹲洲與王師遇令贇不曉兵機將
戰獨乘大航高數十重危簷與親信千人上建大將旗
幡指麾而進王師見之聚舟併兵攻之令贇勢蹙遂使
火油礮以禦之屬北風勢緊迴燭逆星倏忽自焚燎及
大筏於是水陸諸軍不戰自潰令贇力窮投火而死煙
焰不絕獨其子脫身奔南昌為節度使柴再用所殺自足

此物之燒也
此物之燒也
此物之燒也

建康失援而陷矣初軍至石牌營子所在陰霧迷濛人
不見掌外人望其氣如虹上亘于天識者知其不祥之
兆也因殺數十人不數日遂敗
申屠令堅山東人自少無賴好博蓄力絕人晉漢之間
為盜犯法州郡繫械入京師將至遂賂守吏曰吾今見
不死則為一健卒君等皆吾州鄉之人吾與別可飲數
盃以為永訣時守者皆醉因夜亡歸會賊帥威師郎等
掠淮北衆至于餘人令堅因往與官軍轉戰殺傷頗衆

此物之燒也
此物之燒也
此物之燒也

率賊勇之後帥師即州出投壽春與林仁肇應援劉仁瞻
 同破城南大寨及復淶州大柵時勇冠軍中左右奮擊
 前無勁敵因是錄功授神衛軍都虞候後主立益見親
 任常居侍從開寶五年除吉州刺史委以邊務既至糾
 理軍事先治城池鎮遏邊鄙頗有節制及建康臨後主
 委諭至命以順命令堅私約袁州刺史劉茂忠反殺監
 軍侍其積割據不降未發而卒令堅未死二年閭夜不
 安寢日或暝夢與人鬪戰往往踴而呼呼所畜歌妓十

數人常分為二至昏而代自夕迨旦令聲樂歌舞宴飲
 以相喧雜不敢就寢至極疲困纔獲假寐而已及死之
 夕若中風狂於室內如與人搏擊踰時而絕天
 劉茂忠其先彭城人後世徙居廬陵高曾已降代綿仕
 績宗族實繁江南自嗣主委政之後法令彌弛江南境
 接吳越兩地之民互相侵掠不能禁止茂忠自小脫略
 不拘文法不事產業以豪縱自居乃逐其首帥息肆罔
 忌驚剽鄉里利其資貨頗為人害為郡邑所捕屢抵大

罪會赦貸死與其徒黨各被繫械于金陵籍為官卒時
上江羣盜趙晟蕭榮彭光等數部聚其徒至數百深潛
巖穴出恣暴惡郡邑患之官健不習險阻收捕累年不
獲茂忠乃上言乞就擒以自贖因許之歸遂入晟為先
昌掠分財帛多推與之及得術士孤盧壬邀星禽占候
風角之書遂伏而試習之皆驗衆愈信之因熱往還具
寨約吏為內應一旦掩擊殆盡榮等屢戰力屈悉就斃
滅焉時廬陵鶴鵠洞盜有吳先者乃故縣胥獨稱桀黠

招誘皆莫之信捕之不獲茂忠遂鞭所視信二人詐得
罪奔先示以創果信而勿疑未逾月斬先首其徒遂潰
州里慶之呼劉小僕射郡錄功復入金陵後主署吉州
左兵馬都押衙錫賚優厚復遣還與郡守同修營版築
衆迄萬數皆悅從之役未期而就復召入授袁州萍鄉
制置使妻以捍相澤之境既至撫緝士庶明法令騎步
精練若指諸掌王師初圍金陵茂忠撫巡界上因興兵
縱獵無何逐獸出界而澤人知茂忠怒乘勢掠至澧陵

而還時譚衡巡檢使祖泊其副梁謀報仇議取冬至日
茂忠必讎會乃帥步騎及率白面潭民迨數千而至綠
邊營柵皆適望樓烽煙驟起報騎亦至茂忠乃會羣吏
議衆恂恂不能謀唯茂忠顏色自若因命酒既數行報
騎又至衆請行茂忠笑謂之曰今日將盱如出師則主
將不利遂使問道往設伏兵焚絕橋渡然後躬擐甲胄
帶韃伏抵亭午而行十許里與潭師遇遂合戰迨晡勝
負之勢未決茂忠乃舍騎自步奔餌親入少却因乘勝

急擊衆大奔潰退過^伏與擒道既絕赴水溺者幾盡茂
忠先購軍中獲酋長者生致之時祖獲逸有持梁而至
者茂忠令釋縛以軍禮相見然後館之如賓及生得潭
人乃詰梁曰此國家小嘍^謂也迨旬餘使轉賣于金陵
至南軍昌為羣節所害後主嘉茂忠功績遷袁州製其
餘軍佐僚屬^亦進職有差尋以建康不守後主為虜時吉
州刺史中屠令堅結之以抗不順屬令堅死而事寢因
釋中將去袁入朝應邵府公籍除三賦外其餘科辛軍

探版墮並命焚之去其更甚袁人頓焉行舟次淮汴修
謁稱袁州刺史詰主口岸者朱供奉見乃擲金村於地
大罵曰亡國之俘仍刺史為令具牒帖乃見之茂忠將
升其廳署後叱之令閱衣執杖庭參既至京師太祖曰
卿在江南何掠朕邊邑而殘賊士卒茂忠對曰臣為江
南守將唯志勇是奮雖陛下親征臣亦當殞身不顧帝
嘉其誠敘待之頗厚乃授登州刺史之任既至未幾會前
主歲供奉抵罪貶為郡將公見其來亦不之憾令就職

日雨街伴立堦下供奉逾月漸死在郡廉幹頗有政理

迨太宗嗣位枉賭博有露左遷分司西京未幾會赦復

資任闕茂忠微時帝所持錐將有鬪戰必宿而鳴焉即

至親戮及與潭師戰親操奮擊前無堅敵左右中者皆

洞曹脇迨百餘輩因傷其膊時過陰囊即加痛楚至是

疾作臂不舉病數日卒追贈某官茂忠本名輟後主以

同漢武諱為改焉在江南日雖軍務繁劇處置無帶然

延接下士不但儒術皆輯謙周盼詢訪時務無不盡禮

門館帶盈或時飲宴武僚相侔刺袁曰邵君生一女處
金陵城陷為兵人所掠在師茂忠使女僕入諸營部托
舊衣而竊求之遂表聞取還既至皆喜因著夕與庭下
月坐茂忠方據案忽見一人自外躍劍刺之茂忠以案
自捍連舉數回而權迫絕又不能中會左右執之送軍
巡司按訊斬之乃昔掠女兵也初潭州帥與其間有貪倭
好勇者皆先授祖梁署以葦鄉令簿之秩及敗弱不還
至今孤幼猶哭且怨茂忠焉

湖南懷文表十

江南野史表第十一
卷第十一
在成至為